

性理療病徵驗錄

性理療病徵驗錄序

余友閻公字海川。籍隸海城縣北鄉。大河沿村。於清代光緒末季。迭任政界職責。洞悉官場積習。民間困累。每當午夜清燈。歷歷思之。不覺喟然興歎。故擬急爲隱退。不作隨流之波。乃於宣統三年。辭謝海邑習藝所總辦。歸鄉辦理地方自治事宜。至民國八年春。在本宅設立女義學校。凡來求學者。不計途程遠近。不論年齡老少。一併兼收。聘邀教職。分班教授之。後在騰鰲堡鎮。淑貞女義學校。幸識熱河朝陽縣大居士。王老善人鳳儀公。得悉五行性理療病之真諦。復又加以研究。參悟說病之奧旨。竟棄家事。已事於不顧。弗辭跋涉。冒雨吸風。以勸世化人。和家療疾。爲己任。迨至民國十七年。內地荒旱。騰鎮義校。公舉往河北等省。救濟災黎。一面施賑。而一面仍以糾正人心。化性療疾爲要務。迨至大同二年。營口

大善士王公仲義。專誠邀請。特在營埠稅捐局馬路街。設立道德分會。附設性理療病社。由於大同二年九月九日成立。除每日講演道德挽救世風外。計今二年於茲。和陸家庭五百餘戶。化愈病者四千餘人。憑此衡情。足徵家庭失教。利慾薰心之所致也。揆其弊害之原因。實因世風不古。道德淪亡。人人闇昧。五行之性理。個個迷惑。先天之本真。一片清潔之心靈。竟被私慾之所蔽。致將五臟六腑四肢百骸。摧殘不仁。凡奇災怪症。趁虛相因而生。其邪崇不正之氣。亦乘機而附之矣。致將大好身軀。鑿喪得形影支離。纏綿牀褥。一病不起。全家老幼。淚眼愁眉。憂思無措。直弄的醫巫亂聘。雜劑紛投。惟有最可笑者。嘗見病者死在眉睫。仍然爭食不已。嘆此輩。即使扁鵲復生。華陀再世。能治其病。而難醫其心。直至嗚呼哀哉。撒手空歸。死而後已。但人生光陰有限。孽海無涯。若不及

時修心修性。保全一身健康。豈不有負上天賦與之清靈耶。又豈不有負父母生我之軀耶。然欲保全身體健康。非將私慾爭貪之四害。恨怨惱怒煩之五毒。剷除罄盡。則不爲功也。今特將說愈多年之宿疾。醫士束手。藥石無靈者。擇要筆記。裝訂成帙。名曰性理療病徵驗錄。而編中所載。看之無文。而行之有效。祇要解除私慾。不懷爭貪。去習性化稟性。俾五內返回陽光。不受陰氣所縛。當然百病不生。一身康泰。不待言矣。望閱者諸君。凡身體健康者。知而避之。免受其害。而久病沉痾者。倣而行之。靈應如響。倘不以是編爲河漢。請試習之。定然家家同享雍睦之樂境。人人共登壽域之春臺。方不負海川公一片救世之苦衷也。今當付梓。公諸海內。問序於余。故不避謏陋。謹贅數言。附於篇首。草茅塞責。願識者諒之。營口東高坎村七十叟李化難謹識於營埠稅捐局馬路街萬國

道德分會之西軒下。
大滿洲帝國康德三年一月。

序

余讀海川公著性理療病徵驗錄。專以說病收效。事近神奇。仔細思之。理有固然。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少何校滅耳。凶。勞謙君子有終吉也。夫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是故各正性命。而安天下。乾坤毀。而萬物息矣。今者世道衰微。人慾橫流。上下爭利。百病齊發。設無道德。以挽救之。則天地不幾乎息歟。然挽救之策。亦宜因人施教。夫乾其靜也尊。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以其廣。故能資生萬物。而重於乾大也。何

以言之。陽典女文家耶蓮格有言曰。凡人子宜選正身優良者。而
投生。周之太任。端一莊誠。而生明聖文王。日本伊藤仁齋之妻。苦
誦孝經。而生大儒東涯。他如德人巴哈。法人庫撓其奇。東之超羣。
何一非坤賢之所賜也。性理療病徵驗錄中。多載婦女教之化之。
以期臻於賢妻良母之域。是不獨救個人之病。且救社會之病。其
功德豈在禹稷之下哉。意司連西有言曰。人之幸福。心神快樂。爲
上。身體康強。次之。資財其下也。閻循觀曰。用力先將切己大病。痛
加懲治。去一大病。百病皆輕。徵驗錄之說病。亦正合於求心神之
快樂。懲治大病。而輕百病之意也。今悉性理學療法。已達極點。漸
有轉向於精神治療之趨勢。苟能詳加考慮。格物致用。則徵驗錄
之作。大。有。意。焉。是。以。爲。序。

康德二年一月

古臨溟閻德潤識於濱江省客廬

自序

閒嘗考患病之因。多不相同。然強半生自慾心。非屬過言。恨人者傷心。怨人者傷脾。惱人者傷肺。怒人者傷肝。煩人者傷腎。但世人未察耳。夫具私心者。貪圖無厭。上下相奪。骨肉相離。妻子情乖。倫常俱廢。三綱五常之道安在。三從四德之禮何証。輕者患病。甚者喪命。豈不悲哉。豈不哀哉。幸上帝有憫人之心。不忍坐視。

生江神童。註白話四書以勸世。作息戰論以警人。王善人鳳儀。孝誠得道。依五行而療病。勸孝弟以免災。但世人惑其說耳。殊不知私慾癡氣之所發。苟不中節。即爲生病之苗。王善人謂人之性。心身由三界所生。故受三界之統轄。有癡氣者傷性。受天界之統轄。則降之以災。謂之性界漏。有私慾者傷心。受冥府之統轄。治罪生病。謂之心界漏。有嗜好不守本分者。受官署之統轄。施之以處分。

謂之身界漏。有一漏在身。卽爲人患。而非健全者也。溯其生漏之由。何嘗非自私慾而來者乎。是以患災疾者。果能將心存之恨怨。惱怒煩等私慾。倒出誠心悔過。未有不可愈之病也。此亦足證上帝好生之德。施於盡倫常者之身。而不罪其已往之非也。書云。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西諺曰。天助自助者。此之謂也。然世人又不。可獨顧己身之健全。而不謀子孫之健全也。子孫之健全。其道爲何。曰亦爲在着手乎根本教育耳。故夫婦相敬。實行孝弟。慎戒諧和。消却爭貪。存心救世。胞與爲懷。將來生育子女。必任大事。古云。教子已生之後。莫如教子未生之前。卽此之謂也。嘆世人多失倫常。不知孝弟。若夫婦失和者。其生子必愚必病。公財私飽者。其生子必敗必滅。例證古今。未嘗或爽。何不察之甚也。爰將歷年勸合家庭。講好病症。筆錄原委。公諸海內。名曰性理療病徵驗錄。至其

工拙非所計也。尙望諸大善士。有以教我。則幸甚矣。是爲序。

康德二年孟春於奉天營埠養心齋

海城縣閣恩魁謹識

性理療病徵驗錄目錄

講病起源……………一

五行相尅……………六

女義學校之創辦……………一

五行化合……………六

續辦女義學校……………二

講病開談……………七

義校與道德會合作……………二

講病開談……………七

試辦性理療病社……………三

講病開談……………七

陽五行樂道歌……………四

講病開談……………八

陰五行防病歌……………五

講病開談……………八

人生四季……………五

講病開談……………九

撥性順序……………六

性心身圖說……………九

男界孀婦順行運……………六

痼疾時孝能感人……………十一

姑娘媳婦順行運……………六

聞說愈疾……………十一

夢中受驚……………十二

棄母不養鋤刀傷足	十三
兄弟不和搬木傷手	十四
犯上胸中結聚癩塊	十五
傷財動性週身臃腫	十六
焚箔祭祖脖子痛立愈	十七
因財動性神經癲狂	十八
洗心撥性鬱癩立消	十九
因怒咽喉發生白喉	十九
年老爭食半身不隨	二十
脈濟療病	二一
助欸療病	二二
痰喘氣弱	二二
八旬老叟怒肉攀睛	二三
失孝於親篙竿傷手	二四
病消能食餒首六個	二五

腎虧滑精	一五
妻阻弟道不醒人事	一六
死中求活	一七
井前疽症	一七
痰喘吐血	一八
服毒復活自述	一八
崩症腹痛	二一
眼毛爲害	二一
產後驚誡經閉	二二
經血不止	二三
疔毒串經	二三
產後受風	二四
乳癰疼痛	二五
癰症六載	二六
癰症八載	二六

辛縣長老母病愈	胡黃作崇十六年	經血不調症	追薦得夢知親姓氏	痰喘病	壇諭請求說病	癆病上牀	血崩不止	喉患白喉症	心口疼痛	敬夫病愈	干血癆症	暴發火眠	雙目雲翳	狐蛇作祟
.....
五十	四九	四八	四八	四七	四五	四四	四四	四三	四二	四一	四十	四十	三九	三八

嬰兒抽瘋	兒患羊癇瘋	兒童雲翳	嬰兒足疾	小兒腰痛	女孩憨傻	嬰兒癱啞	恨夫納妾心胃不舒	心熱癩狂	心懷惱恨染成吐血	撥性返陽脖頸腫消	遍生疙疸	癆病	經血不調	八十六歲痿症九年
.....
五九	五八	五八	五七	五七	五六	五五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三	五二	五一	五一	五一

母子患病	五九
姑娘不醒人事腿曲難伸	六十
小兒啞叭	六一
嬰兒嚙生癰子	六二
嬰兒眼患眵疾	六三
兒童受熱水傷脚	六三
嬰兒夜哭不止	六四
女孩頭破血出	六四
兒童小腸疝氣	六五
女患痘疹	六五
女孩患膨脹病	六六
女孩冷瘡	六六
小孩誤入飯鍋燙死	六六
母親恨人殃及女病	六七
嬰孩大便處生癰子	六七

小孩癩症	六八
小兒右手腫痛	六八
串骨癩症	六九
產難危險	六九
母心恨人殃及子傻	七十
冥府被告還陽自述	七一



性理療病徵驗錄

海城縣 閻恩魁筆記

古臨溟 閻德潤編纂

營口縣 李化難正字

講病起源

王老善人

印樹桐。字鳳儀。熱河省朝陽縣城南。雲蒙山前。距城一百五十里。村名樹林子。居住。

由志誠盡孝 守墓三月而

得道 其療病也 則按五行之真理 其勸病也 則重倫常

之大道 本天地好生之德 體父母養育之恩 其用意深且

遠 其功德普且備 世之家風改善 人心匡救 賴於此者

多矣 至於病人聽之 而得救者 尤不可以數計 譽滿乾

坤 聲高北斗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然善人猶以為不足

又廣設女義學校 以為賢妻良母 進而培子孫後代之苗
此講病之學所由生也

女義學校之創辦

張監理

印鑑容。字維軒。奉天省海城縣正北。距城六十里。周正堡居住。後遷居騰發堡。

見王老善人

在周正堡村

講

好王恕忱之轉食病

確知靈驗如神

並聞善功德三字之分

析 謂作善者

如施衣賑濟

乃為救一時之困難

謂作功

者 如息合是非

排難解紛

究屬治標

欲除害根

防止

災難

莫如以德為本

且可名垂千古

方不失治本之大道

也 張公問曰

作德何事為先

王老善人曰

首設女義學

校 培養女子道德

以為他日賢妻良母

改善家風之基礎

庶幾社會

化成堯舜之盛世矣

張公聞之

暗合張母之

遺言

因此於清宣統三年

在周正堡本宅

創設女義學校

奈彼時民智未開 故富家女子不喜讀書 而貧戶之女
仍依作工謀生 張公以教育人才 改善民風 事不可緩
因此賣地設立學校 僱用女子到校讀書 經過三載 家產
爲之售盡 然救世之熱誠 未嘗稍息 足爲一方之所欽佩
善人有言 至誠感人 遂有高大善士 正午先生者 繼
之辦學 以成張公之志

續辦女義學校

高理事長

印元中字正午 奉天省海城縣西
北距城七十里 西新台子村居住

熱心教育

確知改善社會

非

有賢妻良母不爲功

舍栽培女子

受良善之德育

則淑女

難求也

而賢母更難求也

慨乎人道將廢

故不忍坐視

在海城正北

距城六十里

騰鰲堡鎮

於西門裡

買園地

一段

計二十六畝

建築瓦平房二十二間

除自己助欸二

千餘元外 尙担負外債 兩萬餘元 呼籲無門 異常焦灼
及民國十二年冬 有安達 懷德 德惠 雙陽 蘭西
拜泉 遼中 台安 遼陽 海城 等縣 諸大善士 集於
騰鰲堡義校開會 經衆議決 自動助欸 得金三萬餘元
外債賴此還清矣 當有高心一印元正係高正午之三胞兄也 接辦義校三載 復
有劉惠忱印常廉台安縣五間房村居住 續辦義校六載 建築磚平房 四十餘
間 計校舍六十餘間 而學校之發展 可想而知也 查王
老善人同張雅軒先生 於熱奉吉江等省 設立女義學校
計三百餘處 足證人心向善 而性理療病社之設 猶不可
緩也

義校與道德會合作

杜理事長

印延年字紹彭黑龍江省安達縣居住

家業豐富

見善勇爲

當仁不讓

因王老善人及江神童 皆與杜公相契 故於民國十七年春
杜公建議於王老善人 以加入萬國道德會合作為妙 函
商江神童 後得允諾 及民國十八年 王老善人赴北平開
會 十九年夏季與江神童相晤 促膝言歡 宗旨相同 此
為合作之始也 嗣後滿洲國成立 新京設立萬國道德總會
各省設立總分會 各縣設立分會 而勸善之道遂為合成
一體矣

試辦性理療病社

閣主任 名恩魁 字海川 奉天省海城縣 正北距城十里 大河沿村居住 魁自大同元年 八月初六日 由

北平總會 至營口道德分會 經理匯兌款項 及轉遞 各

會信件等事 擇暇 講好幾個險症 初與王銘心女士 及

王仲義先生 相識 因為會務關係 不能久留 至大同二

年 准奉天總分會函開 調查海城縣以南 各縣女義學校

及各處道德會事宜 又得到營 與王仲義先生重逢 挽

留在營講病 以爲事關公益 允待調查事竣 再議 嗣後

事畢 應王善東函邀來營 於大同二年 九月九日 設立

性理療病社 及講演社 彼時聘男女講員五位 不足應各

戶病人之請 後添聘十位 每日到各戶說病 屆晚六時

講病員回社 報告經過詳請 討論進善之道 以今日成績

觀之 一般到社聽講病者 較比到住戶說病 其效果尤大

本社自成立以來 迄今已二週年矣 計說合家庭五百餘

戶 講好病人四千來名 足證病症之多也 今後如能多設

性理療病社 賴此救正人心 改善家風 則豈個人之幸

家庭之幸 國家人類之大幸也 不揣簡陋 聊抒己見 披

露於右 而求正於海內
諸大善士指導焉

陽五行樂道歌

▲甲木仁德主元性

人道最善修性命

千折萬磨勿煩惱

逆來順受永無病

七情六慾無邪思

秉賦不移盡物性

木稟曲直皮是心

榮枯仰於根基正

顏淵問仁知四戒

克己功成方爲聖

述聖秉筆作中庸

修道立教識天命

孟子著書七篇止

以仁以義克大用

▲丙火明禮主元神

參透玄機悟本真

爲善致祥惡降禍

辨明覺路與迷津

貴賤壽夭憑自作

吉凶福禍繫前因

福洪自然因德厚

私心不剷陷沉淪

神農嘗草療疾病

軒轅定禮正人倫

大禹治水凡八載

三過其家不入門

文王羨里囚七載

著作易理解天文

▲戊土信實主元氣

循還報應理無虛

奪產攫財討宿債

冤怨糾纏前世積

撻罵仇讎因孽結

欠命應須以命抵

明哲志士遭磨難

歷嘗辛苦識賢愚

父頑母嚚惟大舜

孝誠有感禍自離

孔門弟子七十二

孝章閔子列第一

甘服蘆絮留晚母

孝悌雙全亘古稀

▲庚金義氣主元情

念人好處歹意拐

無故加之而不怒

猝然臨之亦無驚

患難相扶真君子

受恩莫忘大英雄

聖道明德止至善

正心修身天下平

關公大義昭千古

奸曹雖媚智已窮

秉燭達旦因思漢

封金挂印爲尋兄

武穆明知秦檜詐

謹遵母訓盡忠誠

▲壬水明智主元精

推功認過有包容

一視同仁存遜讓

不分你我定無爭

上善若水和羣意

隨高就低終自平

凡事莫用推移力

船到中流自在行

孔聖論語存教育

釋迦經典渡衆生

老子道德五千字

樹立人間未有功

解開奧義行萬國

讀者共感江神童

▲五行相生純屬陽

莫犯相尅陰氣傷

木能生火火生土

土能生金率定章

金能生水水生木

生生不已按五常

順行仁禮信義智

東南西北與中央

木爲主意火明禮

土是信實元氣藏

金須響亮水柔和

虔誠問性祛災殃

男女若是知修性

取得長生不老方

陰五行防病歌

▲乙木好怒主傷肝

病眼頭昏兩肋酸

氣血不舒難動轉

臉青如鬼把身纏

願爾病好做甲木

樂道修命保平安

▲丁火好恨主傷心	經血不調病屬陰	煩悶顛狂吐鮮血
臉紅如鬼病魔侵	願爾病好做丙火	洞察天時守成箴
▲己土好怨主傷脾	膨悶脹飽結鬱癢	上吐下瀉轉食症
臉黃如鬼纏身體	願爾病好做戊土	因果循環無止息
▲辛金好惱主傷肺	咳嗽痰喘方寸內	身弱失眠虛癆症
臉白如鬼已成廢	願爾病好做庚金	想人好處病自退
▲癸水好煩腎受病	滑精泄氣癱瘓症	腿疼腰痛腫人散
臉黑如鬼真要命	願爾病好做壬水	能認不是即好病

人生四季

由一歲至二十歲 為春季木旺 乃學道之期 由二十一歲至四十歲 為夏季火旺 乃行道之期 由四十一歲至六十歲 為秋季金旺 乃成道之期 由六十一歲至八十歲 為

冬季水旺 乃了道之期 但每季之前 土旺四年 惟女界
由一歲至十八歲 爲春季 較男子早二年 凡講病員與病
人撥性者。皆須注意

撥性順序

男子或孀婦患病者 年在夏季火旺之期 五行缺土缺水

令問信實補土 本火生土 爲順運也

姑娘媳婦患病者 年在夏季火旺之期 五行缺土缺水 令

問柔和補水 本火生木 木生水 爲順行運 餘可類推

凡講病員 須注意 考查病勢緩急 而貴在變通 急則治

標 緩則治本 查病人氣弱 令問信實以助元氣 病人愚

魯 令問明禮助元神 病人如無主宰 令問主意助元性

病人言語少 令問響亮助元情 此爲治標不論順逆 如病

狀平穩 撥性仍照順運 酌撥為是 凡講病員與病人初接

談時 須要順從病人 說他好處 以引病人 將心中不滿

意的事說出 然後再用道理話 緩和勸解 俟病勢見效

勸他爭不是 得陽光好病

男界孀婦順行運 (即是姑娘媳婦逆行運)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姑娘媳婦順行運 (即是男界孀婦逆行運)

木生水 水生金 金生土 土生火 火生木

五行相尅 (逆者生病 尅者生災 惟順則利)

木尅土 土尅水 水尅火 火尅金 金尅木

五行化合

甲己化土 乙庚化金

甲木屬陽為正月。己土屬陰為六月。陰陽相合化土。能生萬物。

乙木屬陰為二月。庚金屬陽為七月。陰陽相合化金。能分萬物。

丙辛化水

丙火屬陽為四月。辛金屬陰為八月。陰陽相合化水。能養萬物。

戊癸化火

戊土屬陽為九月。癸水屬陰為十一月。陰陽相合化火。能化萬物。

丁壬化木

丁火屬陰為五月。壬水屬陽為十月。陰陽相合化木。能立萬物。

（惟缺三月辰土於戊土相同皆屬陽。及十二月丑土於己土相同皆屬陰。）

講病開談一

首問病人家庭 有多少人位 男方兄弟幾人 女方姊妹幾

位 再問由何時得病 注意聽病人說話 言語伶俐者 謂

金性缺土 言語遲緩者 土水性缺金 查近世人 皆有木

火性 缺水者多 擇其缺者 按照四季順運酌補 惟查病

人氣弱者 令問信實補土助元氣

講病開談二

看病人木性 說他作事有主宰 梗直有作為 惟不服人

若病人火性 說他作事迅速 心高愛好 惟聞反對的話

心內難容 若病人土性 說他處事忠厚 有忍有讓 惟聞

逆耳之言 心中難過 若病人金性 說他善知是非 處事
果斷 惟不輕信人 若病人水性 說他言語不多為貴 惟
聞非禮之言 心中難忍 將恨怨惱怒煩五毒 藏於腹內
如願病愈 須將所藏五毒 莫存於心即可

講病開談三

人之性心身 由三界生的 受三界管轄 有癖氣者傷性
受天罰降災 謂為性界之漏 有私慾者傷心 冥府治罪生
病 謂為心界之漏 有嗜好者傷身 故違法律 受官署管
轄 謂為身界之漏 古聖有云 德能養性 理能養心 藝
能養身 讓人是德 敬人是禮 盡職務是藝 正宜深索其
言 而勵其行者也

講病開談四

人生天地之間 受天覆地載之恩 當報天地生育之德 及

父母養育之恩 孟子曰 存其心 養其性 所以事天也

有子曰 其爲人也孝弟 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 而

好作亂者 未之有也 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

其爲人之本與 (這一章書 是說人從父母而生 賴兄長

而立 所以孝弟爲人的根本 再推行到天下 纔能仁至義

盡 大道昌明 盜竊亂賊不作呢) 註解有子是孔子的學生名叫若號叫子若 財產皆爲身

外之物 非吾之固有 試觀誰死之時 能携其生前之財產

而瞑目者哉 心存貪爭者是苦 求財欺人者是罪 果能

將財物看輕 則不受財物之累 貪心除去 病自愈矣

講病開談五

時屆末劫之運 爲世人結清前生債務之期 不論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 妯娌姊妹 皆來清賬 不屬於錢財債 即屬於言語債 或將財物騙奪 或施以打罵 皆爲吾之債主也 例如還債者 伊有財物贈送與我 定能心歡 惟討債者 欲心未隨 心內難忍 而恨怨惱怒煩之五害 定然隨之 致病矣

講病開談六

勸病人之時 令其腹內所藏之五毒倒出 果然行之 則病根自去矣 病人水土性者 講病宜緩和 先擇其願聽者而 言之 勸其將心存之陰氣倒出 令其爭不是 奪陽光 病方可愈 病人木火金性者 其言語堅硬 爲犯上之性 須令其悔過 回家沐手焚香 跪在竈君前 及祖先前叩頭 向翁姑並丈夫前叩頭領罪 果能遵行 則病雖重亦必愈

倘不遵行 病雖輕亦無效 談至此即宜告辭 庶免久坐言
語生變 其餘瘡症 或跌打損傷 尤須審察部位 如對男
界犯過者在左 如對女界犯過者在右 或遇天主教 耶蘇
教 清真教等之教民 令病人向主悔過 誠意者病愈
(戒說焚香跪竈)

性心身圖說

德能養性	理能養心	藝能養身	有志
者事竟成	其次曰意	所謂誠其意者	
勿自欺也	勸人處事	以明德為體	以
絜矩為用	明善誠身	盡己之性	盡人
之性	盡物之性	贊天地之化育	與天
地參矣	列圖於左		

佛 國

天 堂

與天地合德
天性
與日月合明

天賢 地盡 人之盡
實化性性性
實化性性性

性界之漏
驕性
愚魯顯渾橫
犇倔硬頂碰

大箭

性界之賊
習性
流銜奉承敬
煙色損性命

小箭

心界
貪得不厭(物累)
私心
直迷不醒情牽

道綫

心界
任德所為(物累)
慾心
不顧名譽情牽

心念

身界
子女稟性愚魯
偷安身
奸懶饒滑蹭

不爭不貪

身界
吃喝嫖賭噉
嗜好身
父母心念不正生育
子女不守分

福祿無邊

父兄 母弟 其子 順好
忠孝節義 順時聽天
自治身
乎矣 順其 父母心正
翁合 子女貴顯

(獄地)

(堂天返獄地)

(獄地)

生理家身飲食錄

安東市四面樓街

江神童曰印市張字卷崇山孔子沒後 聖道不明 邪說盛行 處事橫議 奇異怪誕 變幻百

出 人心放縱 人道滅絕 聖孫子思 恐怕聖教 從此滅亡 人心無歸 將有互相劫

奪 互相殺戮 不可思議之大禍 其極必至世界黑暗 人跡滅絕 因此本孔子心法

仔細發明 著作中庸 又云君子之道 造端乎夫婦 及其至也 察乎天地 道不遠人

人之為道而遠人 不可以為道 君子之道本諸身 子曰 君子之道 譬如行遠必自

通 譬如登高必自卑 由卑通就可通於高遠 其程序是由本身 及於妻子 兄弟 父

母 祖宗 鬼神 帝天 心誠者能感通帝天 何事有不可成之理哉 故修身之法 重

於真誠 誠有二種之別 一為自然能誠 一由明善達誠 明善之法有五 博學 審問

慎思 明辨 篤行 能此五者 而自強不息 即可達於明善矣 善能明 身即誠 身

即誠 方能盡己之性 亦能盡人物之性 贊天地化育 與天地參 與天地合德 與日

月合明 凡一切功能皆由明善 誠身盡己之性 盡人物之性 是於效果而來

王老善人曰 印市張字卷崇山人之性心身 由三界所生 受三界管轄 動稟性 (即闡癖氣受天

罰之降災 謂為性界之漏 動私慾心 受冥府治罪生病 謂為心界之漏 身染嗜好 犯

法 受官署處治 謂為身界之漏 又云德能養性 理能養心 藝能養身 其言論雖不

同 其理一也 中庸云 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 至父母其順矣乎 此一章書、言家庭

之和樂 闡乎根本教育者也 清代曾文正公 實行孝弟之道 生育二子顯貴 江壽峰

先生 誠心為護聖道救世 生子神童揚名 足證誠意孝弟 心存正念 生子榮顯故古

人云 教子既生已後 莫如教子未生之先 可嘆愚人 貪爭不已 自為目前之微利

倫常道廢 家庭不安 父母心念不正 貽害子女卑賤 皆受情牽物累之害 輕則患病 重則喪命 諸公倘或不信 請觀嫉妒之夫婦 貪爭之父母 其生子女皆罹不肖 不亦因心念不公 而得之劣果者乎

痼疾時孝能感人

王鳳儀翁 少時寡言笑 好沉思憤世 嫉俗耐勞忍苦 久

之小腹生瘡 始而不腫不疼 照常勤勞 蓋恐其老人知之

添憂也 經過二年 氣衰不能工作 三年不能起牀矣 而

王公之內兄 白俊卿者 詢知有譚喇嘛者 且擅此醫術 日

前曾罹是疾 赴北平治愈 乃請至家 譚喇嘛見公之病况

輒曰汝家貧異常 以家資論不能治也 食飯畢 促令送

歸 公臥牀榻大聲曰 大夫以我為必死之人乎 我且以為

不然 喇嘛曰何故 王公曰 我一身奉侍堂上兩輩老人

我固無福氣 豈我老人均無福氣耶 喇嘛聞王公言氣力甚

壯 知元氣未大傷 又有孝念 乃曰聞公之聲 及公所說

之話 是為有命之人 我將試為醫治 白俊卿在旁 應聲

曰 如用財欸 我盡力助之 譚喇嘛慨允施治 且又曰
不過保命耳 終爲殘廢人也 後瘡症較好 仍未告痊 凡
勞力事均不能做 且按氣節流出膿水 不能封口奈何

聞善愈疾

王鳳儀翁 患瘡癆十二年 後屆清代甲午年間 地方變亂

胡匪大起 鄉民不得安度 因之地方士紳宣講善書 以

挽人心 距家十里二道溝村 有楊柏者字蔭軒 率同人

三四名 遊行講勸 王公聞之 招請家中 令村人咸集聽

講善書 某日講宣講拾遺 書中之雙受誥封 內容係三娘

教子故事 命子夜讀 子幼貪眠 三娘督責甚嚴 其子曰

若有我生母在 焉能受此冤氣 三娘聞聽此言 氣昏倒

地 院公急用薑湯 將主母灌醒 令少公子叩頭領罪 院

公叩於三娘之前。一家各自爭罪。王公聽講至此。曰：古人皆爭罪認過。今人皆爭理欺人。故古人貴賢。而今人賤病也。我常看衆人皆不如我。正是我之非理。因出戶外自責。曰：他人有不是。我常恨怨。是何心乎。如是自責者數次。已而大笑。頓悟以前之非是。因一念之懺悔。而十餘年之瘡癩症。由此全愈矣。王公因此得悉奇異之疾。均發原於私心之稟性也。

夢中受驚

蕭雲鵬者。前在新京總會傳習畢業。後充蓋平縣分會主任。皆稱盡職。而會務發展日見精進。且傳習女生八十餘名。馮會長因女生衆多。且恐照顧不週。函請總會。添聘陳榮子。到蓋平縣分會服務。蕭雲鵬心生疑忌而辭職。馮會

長不准 再四挽留 而蕭主任決意堅辭 當未解決 仍留

會寢 蕭君入夢 見二位老翁來邀 同到一齋 係玻璃門

戶 看見屋外男女人等甚多 類是鄉間演戲 一老翁曰

汝忘舍身救世之前言耶 不可堅辭主任之職責 咱有前緣

特來渡汝 汝看戶外那些人 皆在劫運之中 汝能救人

天能救汝 不然劫運難挽 同歸於盡 豈不悲哉 豈不傷

哉 勸汝戒之慎之 言畢告辭 而蕭君醒來 夢中之言毫

不介意 仍然堅辭 次日將行李運歸岳母家 晚間就寢

蕭君又見二翁復來 面帶怒氣曰 昨日向汝所勸之言 汝

全忘耶 不怕死乎 見那位老翁 伸手對雲鵬言說 將他

兩個眼珠剜出 不必勸他 這位老翁急忙來阻 不要過急

暫緩爲之 此時雲鵬自覺左眼受傷 驚醒眼眶疼痛 即

喚岳母點燈視之 眼眶已腫 左眼毛俱落矣 蕭君悔悟不
聽夢中二老翁之言 後到營口第一分會 陳說仍願服務
經高心一主任 派往大石橋鎮 擔負會務主任 以觀後效
棄母不養 鋤刀傷足

張某海邑人 年二十三歲 以碾糧傭工爲業 故衆人呼之
曰張碾夫 有徐廣惠者 在海城西門外 設糧米店 張碾
夫在該店服務 一日工竣 趁暇將切草之鋤刀 用礪石磨
之 以備鋤草喂畜 將刀磨畢 未入刀牀 立放於靠壁之
處 至院中草堆 抱草備鋤 猛力挾抱多細 走進屋中
因之障礙二目視綫 並忘記放刀之處 故將鋤刀碰倒 落
在張碾夫右脚背上 刀刃鋒利 體質又重 斫至入骨 致
斷血管五條 血流如注 驚動櫃夥諸人 環視無策 情迫

故搗葦菜花敷之 血仍不止 將張某昇送城內 寶和醫院

療治 經院長程大夫 施行手術 洗淨葦菜渣滓 用藥線縫

好傷口 以藥布包之 惟施行一切手術 張某疼徹於心

汗出如蒸 頭迷目眩 用葡萄酒灌之 精神蘇甦 但痛苦

狀況 未嘗少減 醫家云統計藥費及手術費 共核欸八十

元 嗣經關說 減收欸四十元 由徐廣惠付訖 及時聲明

乃係自不審慎 號中耗此鉅欸 情義已盡 由此之後

自行醫治 本號概不負責也 張乃貧人 延至三日 僅籌

款三元 至寶和醫院敷藥 程大夫云 如此微欸 不足藥

本 日後用藥 請往他處可也 張某辭出 扶雙杖躡過路

北 坐在振興福商家屋內 垂頭落淚 尅因事進城 見張

某在屋中涕泣 疑而問之 始知端末 勸說張某寬心 魁

至醫院 向程君說担保藥資 程曰其傷甚重 如不將脚割掉 定有性命之憂 總之海翁莫管 吾亦莫醫 受傷人自裁可也 魁至振興福 將張之形性 詳細審察 並詢其生平經過各節 及家有何人 須詳細言之 張則囁嚅不吐 而振興福執事郝忠志 頗悉張某事實 故代答曰 張某三歲喪父 其母守孀二十餘年 耐貧任苦 望子成人 以希得好 不料張某 月掙工資十八元 統作浮蕩耗盡 其母餓否則不顧焉 因之無敢以女妻之 伊母現在奉天大戶 充任女僕 以資自養 月得薪工七元 仍自儉省以防病老 而張某每屆年節 向母索款 還嫖賭飯債也 魁聞畢勸說 汝願傷好 回櫃跪在竈君前焚香 誠心悔過 日後對汝母親行孝 誓改前非 管保不醫立愈 由囊中取出款十二

元 交與張某 暫為治傷 張碾夫雙手接錢 叩謝不已 張

某回櫃 在竈君前焚香 宣誓悔過孝母 憑此一念之誠

次日到寶和醫院 經程大夫解布換藥 見青腫已消 大為

驚奇 不數日結痂 脫皮愈矣 足證老天不責悔過之人也

兄弟不和搬木傷手

陳明善者 年二十五歲 鳳城縣西 第八區界 太平溝裡

居住 以燒炭窰為業 故里中以陳家窰呼之 陳父母在堂

兄弟三人 明善居長 二弟明財 均理窰為業 同赴山

中 採伐柞樹 以作炭料 兄明善搬運木材 碰傷弟明財

左手 血流不止 痛徹於心 責兄不加審慎 未免聲色俱

厲 兄明善聞弟斥責 不稍寬宥 觸發激性 即以非禮之

言答之 互出惡言 值父在旁 痛責明善之非 明善深怪

父言不公 猶加盛怒 而不倫逆語 信口出也 屈至次日
仍赴山中伐木 不料明善自己 將手碰傷 血流瀑注 較
弟受傷猶劇 趕到瑞峯觀 懇求余施治 魁說你們兄弟幾
位 因何打仗 致天降此災 明善始說前情 余曰 昨日
碰傷汝弟之手 不知疼愛 是無手足也 今日自碰己手
是不愛手足之報也 互出非禮之言 有傷倫理 不聽父親
規訓 是逆親也 汝願傷好 速跪佛前叩頭悔過 想你父
親胞弟好處 宜問明禮 血脈流通 由陰返陽 手創自愈
並須向爾父母叩頭請罪 向汝弟認過 明善遵行 手傷
當時不疼 二日傷愈

犯上胸中結聚癩塊

劉忠厚 海邑城北 大河沿村人 時年二十五歲 胸結癩

塊 大便不利 延醫服藥 終未見效 日漸沉重 飲食不

進 已七日矣 家人惶恐 備製衣衾棺槨葬具 日夜環視

而已 當此危時 別無救法 來余家 請闔張化民施治

張化民者 係魁之內室也 同至劉宅 見劉忠厚橫陳榻上

氣如懸絲 係木火土性 詢問病況 伊母答曰 胸中癢

聚 大便燥結 不能下行 即向其家勸曰 請勿憂恐 病

勢雖險 只要誠意爭不是 定能轉危為安 劉忠厚病雖沉

重 尚能解識人事 張化民女士勸說 你心中懷怨已深

從今將嗔恨之人 勿記其過 想人好處 如此作去 陽光

可返 五內舒展 心中通泰 自然災病消除 須知眼耳鼻

舌身意 謂之六賊 稍一不慎 必被六塵所染 豈有不釀

成巨病之理乎 宜問明禮 劉忠厚在床上 虔誠禱問 僅

二小時間 胸中結塊行動 大腸便滯 亦排泄下降 闔家
歡樂 喜溢滿堂 而次日劉忠厚之岳母 由家奔來 探望
婿病 至病榻前 探手於懷 摸出款一元 擲於婿旁 聲稱
未備果品 請婿隨意購買 言之三次 婿忠厚背向而臥
並無一語 其岳母自覺無味 卽欲辭去 厚之母再四挽留
讓至別室 閻張化民由旁觀之 未解其意 究屬何因
厚之嫡母代答曰 當結婚回九之日 夫婦即不交言 與岳
母家亦不往來 至今七載 未悉何故 使人悶悶也 閻張
化民聞畢 向劉忠厚勸曰 凡夫婦之道 如瑟如琴 如友
如賓 夫妻和愛 兩家父母無憂 汝之父母 乃汝妻之父
母也 媳應盡孝 而汝妻之父母 亦汝之父母也 婿應盡
禮 今見汝之行爲 純屬不敬不孝 若不改悔 不但災病

纏身 且恐家門不幸 閻張化民見此愚魯之性 非用恐嚇
則難撥其心 乃怒而言曰 劉忠厚你乃成人男子 管理家
務者 何乃情理不通 吾今勸汝不聽 另請別人治病 吾
今告辭 說畢作欲走之狀 劉忠厚經此痛斥 急起長跪而
泣 吾知罪矣 從今之後 遵訓奉行 閻張化民笑曰 汝
知悔乎 汝向岳母叩頭謝罪 並向汝之父母 跪領不孝之
愆 並向汝妻 言歸永好 每日虔問明禮 劉忠厚遵而行
之 胸中癢塊 由嚙子嘔出 胸胃舒暢 不日大病全愈矣
由此岳母家往來親密 力盡子婿之禮 夫婦敬愛永無惡
言

傷財動性週身臃腫

劉二者 業商 里中以劉二掌櫃呼之 年五十歲 居本溪

縣 牛心台村 患週身臃腫 四肢如吹鼓 動轉維艱 纏

綿牀褥 一年有餘 良醫覓徧 終未有效 經武振東者介

紹 由本溪縣女義學校 請魁同到劉宅 見劉君坐於榻上

如大肚彌勒佛一般 勸之曰 諒閣下經商有年 逆來之

事 總宜順受 可保身體康健 至于財產比方人身之血脈

彼此川換 流通而已 得之勿喜 失之勿憂 盡人事

聽天命可也 如視財帛如命 或有失意 痛胆摘心 捶胸

蹀足 五臟不舒 或受之於氣 或受之於水 不成氣毳

即成水毳矣 倘外部內腑俱臃 乃死期至矣 查錢財一物

乃世界之禍水 金錢積多 禍患已大 古聖云 漫藏毀

盜 積思至病 誠不虛也 你將錢財 視如性命 豈知害

命 每日將怨煩 藏於心中 擱置不吐 是自服二毒也

察爾係木火金性 宜問柔和 汝口不欲發言 令爾女兒代

問 你心領神會可也 劉二遵行 雜念俱消 屆至三日

週身消腫 四肢隨意 倏然愈矣

焚箔祭祖脖子痛立愈

魏國富者 住本溪縣 牛心台村 時年五十五歲 子孫滿

堂 家稱充裕 可謂小康 茲因兒媳患病 請魁勸說 兒

媳之病立愈 魏國富心喜 備午饌招待 邀女義校劉善東

作陪 晏畢飲茶 閒叙間 魏國富言曰 余之脖子 麻而

且木 動轉不能自如 究主何因 魁詢問家庭瑣事 據稱

父母 於十年以前逝世 兄弟二人 自立門戶 已多年矣

魁曰祭掃廬墓 恐有疏忽 魏某頰頰曰 茲因新學界倡

說 燒箔化紙 乃是虛事 故信之 不作焚奠之事 已七

年矣 魁曰君誤矣 慎終追遠 聖人明訓 水源木本 豈

可忽之 朱子有云 祖宗雖遠 祭祀不可不誠 何況近代

之父母乎 既非年湮代遠 焉能置於度外 豈有是理哉

魏國富聞畢 汗流浹背 認罪不遑 次日即備祭儀紙箔

祭奠先塋 是日晚間 脖痛立止 劉善東問曰 伊缺祭掃

致脖子疼痛 公何以知之 魁曰伊將先人拋於脖子後 故

犯祖怒 使其脖子疼痛 以示儆惕也 劉公曰 孝能達天

過遭祖怒 靈應如是使人畏之

因財動性神經顛狂

海城湧成泉財東 韓紹周住邑城西門裡 時年三十二歲

因家務財帛關係 發生爭議 怒興勃發 私願未遂 心恨

結聚 致傷原性 患心經忙亂 視乎癡狂 家中憶其中邪

延巫覡至家 調治無效 煩營口述善堂王太太王銘心女

士名片 遣人至邑北大河沿村 請魁至韓家 見病者 二

目灼灼 口說你叫我往那去 知爲神精癩倒 即詢其家人

得病之原因 並家事之經過 詳詢端倪 即知心患恐懼

病也 先用怡悅之法穩其性 次領問明禮 以助元神 囑

其常問 見其精神有回復之狀 再用人情事理 層層遞而

解之 韓某點首 現出開顏悅色 魁又勸之曰 凡錢財之

物 理不該重視 得之者非福 失之者非禍 矧大限到來

撒手空歸 即讓爾積得黃金足北斗 迨至臨死 豈能帶

去一文錢 公爲財所累 致成痼疾 倘若因之害命 豈不

冤乎 韓君恍然大悟 先爲嗟嘆 後來淚下 凡其癩狂謔

語 全化爲烏有矣 該係木火土性 缺金 缺水 宜問明

禮 連問四日 精神復原 飲食如常 病愈矣

洗心撥性鬱癘立消

張席珍 李得芳 同爲劉翁之婿也 劉翁住本溪縣 牛心

台村 劉翁好善 在本溪縣牛心台 立女義學校 以資開

化女子之知識 而整母儀之風化 值魁同趙惠卿到校 視

察學務 劉翁乃義校之善東 力盡東道之誼 一面備筵招

待 一面遣人 將張席珍李得芳 二婿喚來 藉便與伊說

病 俄頃 張李至 魁視彼 均約在三十餘歲 同爲木火

土性 缺金缺水 向劉翁曰 貴令坦二君之病 同出一轍

均爲財帛動性 大聲動惱傷肺 呼吸不靈 因此氣弱

二君之性 若不速改 飲食難嚥 定爲不治之症也 如求

病愈 本非難事 誠意便可 將心裝惱恨的人倒出 想他

好處 應知財物 乃世界流通之品 前人苦心經理 後人
 無情接收 競爭一世 大限臨頭 赤手空拳 黃土一坵而
 已 凡人生三寸氣在 遂時了事 只要存心寬厚 順時聽
 天可矣 今勸二君 宜每日問信實 化陰返陽 氣血流通
 五內舒暢 自然百病不生 福履綏之 張李二人聽畢
 遵守奉行 誠心虔問信實 將逾二小時 各人鬱癢膨悶之
 症 倏然而愈矣

因怒咽喉發生白喉

牛香圃 蓋平祖籍 因在營口 開設義興成餘記 西藥商店
 故遷家於營埠 牛香圃時年三十五歲 當大同二年十二
 月末 喉部患發白喉症 延中西醫士 均為束手 業已數日
 飲食不能下嚥矣 牛之孀母 親至本會 請求施治 魁與

之同至牛宅 見牛香圃脖項 右際高腫 口吐黏涎 知爲
怒氣所結 詳問之 牛沉思良久乃曰 與朋友某君 因事
未洽 存怒於心 魁曰否 察汝之喉症 腫處在右 純與
女界發生怒氣 不待言矣 牛某恍然悟曰 吾之胞妹 出
嫁有年 囊有微積 每歲委余代理 借生利息 茲因年關
在邇 債戶手乏 求緩期付利 吾妹不容稍延 否則非余
代償不可 值此歲暮 生意蕭條 無力照辦 吾妹討債之
狀況 誠難堪也 使我含怒 恨其無情 然未出諸口也
魁曰 既知致病之由 應將怒恨全消 心中爭不是 而喉
腫必愈 每日宜問信實 補氣活血 說畢 牛某即覺咽喉
鬆暢 當飲麪茶兩碗 又逾片刻 喉中作癢 咳出膿血盈
碗 咽喉立時愈矣 確是心內返回陽光之效驗也

年老爭貪半身不隨

李慶林者 乃商人也 住營口圍垣 老揚武門外 第九號
門牌院內 時年六十二歲 患半身不隨 醫藥不效 家人
憂之 有孫洪鎬者 與李至契 來會懇求施治 魁即勸之
曰 凡人生在世 奔波勞苦 爲一家之生計 理有固然
但得分清 應進 應行 應收 應止 之必要 人生一世
轉瞬光陰 如白駒過隙 而一世之光陰 僅作四季看之
可也 查由初生 至二十歲 謂之春季屬木 萬物發生之
始 乃人生學道之時也 在此二十年之內 練達人情 習
學事業 作一生之基礎 由二十歲至四十歲 謂之夏季屬
火 萬物發展之期 乃人生行道之時也 在此二十年之內
實體力行 勿懷退志 作一生之天職 由四十歲至六十

歲 謂之秋季屬金 乃萬物收成之際 乃人生成道之時也

在此二十年之內 金風肅殺 鍛鍊陶鎔 作一生之鞏固

由六十歲至八十歲 謂之冬季屬水 萬物儲藏之期 乃

人生了道之時也 在此二十年之內 洗心養性 凝靜不溢

作一生之閉守 察閣下之年歲 正屆六十以外 已交冬

季 應將愛惡之性 及貪爭之心 一概收斂 勿存企望

息心寡慾 以觀晚人之成 豈可戀戀於財帛 而作無益身

心之苦思哉 觀汝是木火土性 缺金缺水 宜問柔和 將

心中裝的煩怒之人倒出 李某遵行 虔誠問性 一二日間

即覺氣血疎通 其半身亦漸活動 至旬日 即能下牀舉

步 迨至一月 週身舒暢 動轉自如 完全愈矣

賑濟療病

北平 得勝門外 西營防住戶 王福臨者 年三十八歲

一家七口 貧難度日 依泥水工作 賴資餬口 奈無工作

憂思成疾 心胃作痛 臥床不起 而一家之生活 更爲

無路矣 時值民國十七年 十二月中旬 魁到北平 充任

放賑委員 調查貧戶至王宅 見王福臨臥床叫苦 詢問病

源則不答 婦云因無米無柴 斷炊已二日矣 見其家婦女

二人 面帶飢色 詢知係屬婆媳 而牀上爬者坐者臥者

嬰兒四個 有拿糗糲幾小塊 互相爭奪 呱呱不已 僅租

土破平房兩間 牀上並無遮土之蓆 身着敗絮 似如懸鶉

孩童曉曉 下體凍紫 可云苦矣 魁當勸說王福臨 將

心放寬 絕不能病死 余以錢助你 不要恐懼 由囊中取

出大洋五元 交與其母 囑其買白面四觔 豆油一觔 煤

球一百觔 速做白麵羹湯 全家飽食 以免飢餓 並囑福
臨 食畢發汗 汝病必愈 次日魁到王家 發給小米一袋
包米一百二十斤 大洋十元 而王福臨 由牀下地 叩
頭不遑 問之病狀 答言昨晚汗出 今日全愈矣

助款療病

梁國興 乃蓋平縣西 張家瓦房人 家境寒微 在營口大
街 寶華齋學徒 國興之父早故 其母三年前 與興定婚
現今男女成年 岳家催娶 興母因之家貧 無力作聘
當求暫緩 岳家不允 國興心中躁急 因思婚成疾 氣弱
咯血 奄奄一息 號中財東 尹瑞峯先生 見狀甚危 遣
人至道德會 請求施治 魁到寶華齋 詢問得病原因 始
知前情 見梁國興 形容焦瘁 面貌黧黑 察其形性 係

木火土性 缺金缺水 不能隨方就圓 令問信實 以助原

氣 復與尹瑞峰言曰 貴號之櫃夥 乃思婚之病 因其手

中錢乏 不得早日完婚 若不設法 助成好事 而吐血絕

難消止 恐有性命之虞 尹公曰此事不難 吾等助款為之

諒有大洋六七十元 購備彩禮 必能足用 高心一闔海

川 各助大洋貳元 託人擇吉 納聘迎娶可也 國興聞之

竊喜 自賀花燭 指日可待矣 每日遵問信實 不數日精

神復原 咯血之症愈矣 痰喘氣弱

吳文欽者 住海城縣南鄉 八里河子村 因鄉間不靖 遷

居城內 以避匪患 暫作負販 為補日需 是以携貨 來

營出售 核之物價 共值四百圓之譜 託人尋覓購主 已

有成議 將貨如數付訖 以憑收取價金 不料當此人心叵
測之年 君子小人 實難辨識 祇知自己之誠 未防他人
之詐 致遭騙術 吳文欽雖然傷此鉅款 而家道殷實 不
致爲累、但遭逢意外 愧悔交集 煩惱備至 是以憂思成
疾 痰喘氣弱 醫治無效 來營口道德會 請求施治 魁
問得病原因 始知前情 勸曰凡人間錢財 乃世界流通物
品 交換貨帛之媒介 財來則理之 財去則了之 故名之
曰川流不息 足證錢財 不能凝積於一處 然而有去必有
來 故又曰週而復始 源流不竭也 今汝被騙 由人情論
之 未免於理不合 使人惱恨 理有固然 若以因果察之
當有循還在焉 如前世有欠他人之債者 今世被其詐騙
乃是了結一筆債務也 若前生不欠他人之債時 今世被其

詐騙 乃是積存一筆債權也 今世因來世果 循還報應 必有償還之一日 是不待言矣 况憂思悲恐驚 使人傷神

而惱恨是毒藥 使人致病 汝因失去身心以外之附物

何苦徒作無益之楚囚耶 勸汝保身為重 速將惱恨之人倒

出 病能全愈 看汝係木火金性 缺土缺水 宜問信實

補助原氣 吳文欽聞說遵行 虔問信實 屈五日病痊愈矣

八旬老叟怒肉攀睛

海城縣邑北 騰鰲堡街 女義學校 胡洗塵先生 八十一

歲矣 精神健壯 老目無花 忽患怒肉攀睛之症 醫治無

效 心甚苦之 來至營口道德會 懇求施治 魁曰胡老先

生 為善二十餘年 功德無量 兼又奉佛誦經 大開知識

尤應洗心滌慮 如明鏡之無塵 方為名實相符 既自命

洗塵 何又被塵俗所蔽 察閣下之目疾 純由煩人而成
每日用眼耳鼻舌身意掌權 將六賊引入 致發生目疾之苦
搖撼六根 而六根不固 百魔生矣 焉有不患目疾 從
今只要閉住六門 勿染六塵 而六根自然鞏固 彼之六賊
則爲無害於我矣 胡洗塵聞畢 每日虔誠籤悔 將煩毒
掃除 清心滌慮 屆至七日 目疾愈矣

失孝於親篙竿傷手

孫景餘 時年二十七歲 係營口遼河迤北 小庄子人 因
習撐船爲業 故移家營埠 在西潮溝中華橋街 父母在堂
業已娶妻生有一子 並有胞弟尙幼 孫景餘每日在河
中 駕船載客運貨 以謀生活 一日撐船使篙 用力太猛
被挽竿將左手碰傷 創口潤進生水 當即腫痛難堪 膿

血淋漓 四月之久 醫治無效 迫出無奈 來會懇求施治

魁問曰 汝手未碰之先 與何人生氣乎 孫某答曰無之

追問再四 勢難瞞隱 乃曰實與吾父門口 因其老邁嘴

碎 凡事多管 不遂我心 然若平心而論 實非吾之罪也

魁勸曰 須知為兒女者 以孝為本 汝願手好 宜想汝

父親好處 返回陽光去病 宜問明禮活血 孫某遵行 手

即見效 次日勸告曰 父乃天也 爾怒汝父 即為傷天

不敬汝父 乃是欺天 汝何敢謂非汝之罪也 汝欲望手創

早愈 回家見爾父母 叩頭認罪 並須誠心盡孝 倘若虛

心假意 不但無效 且可增罪 並須在竈君位前 設誓悔

過 朝夕虔問明禮 果能實行 汝手必愈 孫景餘回家

果然遵行 四日手疾痊愈矣

病消能食饅首六個

呂松山者 乃道德中明達之士也 家居奉天省城大西關
時年三十五歲 患脾弱肝氣不舒 胸膈膨脹 消化不良
屢經中外明醫診治 而華洋藥物服徧 終無轉機 嗣後來
營口本會 懇求施治 魁曰看汝係木火金性 五行缺水缺
土 木性作事耿直 專不服人 火性作事敏捷 惟聽逆耳
之言難過 缺土不輕信人 缺水作事不能隨方就圓 汝因
怒怨生病 你願病好 速將心裝的怒怨倒出 虔問信實
活血病愈 呂松山聞說遵行 問性三日病好 其後二日
看其病勢返復 又勸許多言語 呂松山曰 近日秋風肅殺
冷氣逼人 寒慄透骨 需用棉衣 屢與家中去信 命交
郵局寄來 而回信言及 必待月之十五日 方可遣人送到

使我病軀等候 情何以堪 故又添此怨恨 今聽金玉良
言 得蒙超度 受益良深 自今以後 五內懷恨 力行掃
除 不留餘痕 是日午膳 食四兩重饅首六個 足證呂松
山之病 一言中節 如鑰入鎖 豁然而開 凡以前之脾弱
膨脹 肝氣不舒各症 統被道力降服 消滅罄盡矣

腎虧滑精

營口縣署後街 榮和興執事 葛榮三之妻高氏 生一子二
女 長子慶文 年十九歲 患腎經病 四肢無力 腰腿疼
痛 醫治三載未愈 嗣後煩營口縣署 解鏡波之太太 轉
求本會施治 魁問得病原因 據葛慶文聲稱 由十六歲四
月間 患雙目暗花之病 及八月間 遂添滑精病 至十七
歲 添患心迷哭笑症 到五個月臥床不起 吾父聞東青堆

子有巫婦善占手卦知人吉凶禍福兼能治病遂往求
治報告病狀據巫婦曰汝兒哭時焚化紙錢償還冥
債哭病可愈日後在懇求佛道施治病以可愈後到楞
嚴寺懇求安大法師施救當蒙慈悲法師跪在佛前求
茶一碗服下將腹內痰疾打下兼用佛法圈化腿疼症減
輕始進飲食安大法師療治兩月有餘幸能起牀病
好大半惟滑精腿痛病尙未好經中外名醫調治無效
巫醫計經二十餘名毫無效果以上爲慶文所訴情形之大
概也余查慶文得病之根因汝母心中受怨怒煩三毒之
害當向高氏曰汝願兒子病好將心中裝的怨怒煩到出
問柔和補水令葛慶文亦將心中怨怒煩倒出問明禮
不怨人嚴防勿生私慾勿起邪念爲要慶文遵而行之

問性七日 病立愈矣

妻阻弟道不醒人事

王錫福 年四十九歲 患病不醒人事 寄居營口羅鍋橋街

煩人來會 請求施救 當派魯化民金淑貞 同到王宅

詢問得病原因 而王錫福 不醒人事未答 其妻言及吾之

夫君 前三日往小紅樓 聽王老善人 同特別團講道 回

家言及 我於五歲喪母 十歲去父 孝道未盡 想胞兄住

居天津 長嫂已故 留下一子 年十三歲 屋中無人照管

如能將侄招來 於營口入校讀書 尙盡弟道 妾遂阻之

謂已分居多年 何多此一舉 迨至翌晨未醒 亦不懂人

事 今已三日矣 未曉何故 金魯二位女士 聞之言下大

悟 知到王錫福 欲盡弟道 受妻胡氏所阻 心生怨恨致

病 卽用雙手 撮病人前胸及腦蓋 以解心中之火 令該
妻說爭不是話 約過一小時 自聽王錫福咕嚕一聲 當
時能言 說吾心中忙熱 令問明禮 由此倏然病愈矣
死中求活

遼源縣

商務會長

兼紅卍字會首領

閻仕選之孫

年十

九歲

患病醫藥罔效

已死成殮

棺蓋尙未嚴口

因其祖

母痛孫心切

阻攔留縫

言心口窩間

尙有微動之氣

時當

康德二年三月十五日

值萬國道德會遼源分會

會長率領

職員

及全體學生

赴站歡迎王老善人

鼓號喧闐之聲

達於街巷

閻宅聞聽隣人傳說

王老善人之隨員

善能講

病

卽煩人向王老善人懇求施救

當遣朱品一齊子珊

同

到閻宅

死人心口窩間

果有微動之氣

吩咐將病人

由棺

中抬出 送到屋內 令病人之母親妻子 沐手焚香 跪在

竈君前 代病人悔過 及悔自己之過 約二三小時 病人

果然復活 因之事出神奇 當經各報館 公布全國週知矣

井前疽症

營口縣 共濟當執事 許萃然 年四十一歲 患井前疽症

經中外醫治 數月無效 嗣後來會 懇求施治 魁問得

病原因 據說為家庭分居 向胞兄生氣得病 初患心忙

後在胸前生瘡 與皮膚一色 不紅不腫不痛 刻下瘡口色

黑 按醫書所註 瘡名井前疽 為不可治之症 經過多醫

推辭不治 特到貴會 懇求施救 前與胞兄生氣 全屬

吾之過也 魁聞此說 勸曰汝能認錯悔過 瘡能速愈 心

誠者得救 王老善人說 人由三界生的 受三界管轄 動

癯氣天降災 有私慾心受冥府治罪生病 身不守法受官署
處治 非係空言 確有實驗 閣下知改前非 虔心悔過
實行孝悌之道 病災必除 看汝係木火金性 宜問信實
補土活血 許萃然聞說遵行 問性月許 病痊愈矣

痰喘吐血

營口縣 小紅樓院裡 九如堂刻字舖 財東邢九卿 年三

十五歲 患痰喘吐血 氣弱已極 醫治無效 來會懇求施

治 魁問得病原因 據說因胞弟好賭 徒弟不服約束 生

氣得病等情云云 余勸說 時屆三期劫運 凡五倫之內

不是討債 就是還債 爲人皆應認清 須知錢財爲世界之

物 誰死不能拿去 汝願好病 速將心存的惱恨之人倒出

想他們好處 此謂撥陰取陽去病之法 爲兄者應盡愛弟

之道 爲師者應施寬容 提拔徒弟之心 看汝係木火金性
宜問信實 補土助元氣 戒管家事櫃務 勿生貪念 九
卿遵行 問性月許病愈 (邢九卿到會時病狀 吐痰味臭
痰色紅紫 據醫士說 肺臟已壞) 魁勸說慎戒恐懼之念
生死掌於自己 爾願病好 速將恨惱之人倒出 可保爾
不能死

服毒復活自述

營口縣 東北第三區 三家子住戶 李生之妻郭氏 生一
男六女 其後夫妻相繼病故 子女自謀生活 惟第四女李
志雲 年十七歲 經胞姊高李氏主婚 許與王惠軒爲妻
過門之後 因夫學習買賣 年得薪金不足度日 王李志雲
學習縫紉司機 三個月畢業 後任司機教師 月得薪金

三十元 助家之需 夫婦和睦 結婚年餘 生一女及滿月
時 戚友皆來賀喜 王宅設筵 酬謝來賓 言歡而散 而
王惠軒 携帶所收賀金 遂入賭場 除輸現洋而外 下輸
欠賬八十餘元 李氏聞說 心中酸痛 向夫君勸曰 日前
輸洋二十元 勉強還付 君說戒賭 今又輸此鉅款 毫無
指項 現在度日艱難 增此債累 自尋苦惱 未悉何故又
賭 其夫戲曰 因汝養個女孩 吾心不樂 李氏聞說暗嘆
可惜我辛苦爲家 空自費力 不如尋死了事 回想二年
前 老娘婆婆 給我個治疳藥方 草藥內有紅礬半茶碗
由櫃中取出服之 未幾炎熱燒心 腹中疼痛難忍 時在民
國十年三月五日 早八時喪命 停靈已屆兩日半 李氏還
魂 又慶復活矣 每談其服毒已死 言其夫君 即遣人往

吾兄姊妹各家送信 因吾服毒身死 夫君見憐 辦理喪事

從厚 多買紙箔 及錦繡衣服 叫班鼓樂 糊扎各樣紙活

因我六胞妹未到 故未成殮 至三月七日晚 八時復活

親友多人 驚疑詐屍 擬用小磨盤 抬壓吾身 幸經夫

君阻攔 說我全家人共三口 他如復活 尚可過家 他如

詐屍 我亦願死不辭 以免累心 隨之將吾身 抬放坑上

過一小時 舌覺靈活 甦而復蘇矣 自述服毒經過燒心

之後 忽覺輕爽 走到一關 見門上有豐都城三個大字

看守門役數人 阻之曰 須有城隍公文 准爾入關 我

不聽從 強欲進之 受差役之打數次 後有一老役勸說

始放我進門 入關之後 聽有我母說話聲音 往前直走

見有房舍入室 得見母親 哭訴苦狀 母曰 爾前生欠王

姓之錢 閻君令爾轉變女身還債 不可抗違 聞聽之下

我心不平 願見閻君辯論 母親攔阻 絕不聽從 後吾母

懇求一中年婦人 由裡屋走出 身穿錦繡衣服 領吾前往

到一衙署 走至堂下 見上面坐一位大官 兩旁差役甚多

有二差官 管理生死善惡之簿 志雲向上問曰 吾有何

罪 使吾男變女身 嫁與王家貧夫 確乎不公 閻君答曰

爾生前欠缺王惠軒之債 應轉女身償還 吾仍說不公

閻君怒曰 將王李志雲 押送血污池 見兩旁差役進前

吾見勢不佳 請求寬恕 跪在案下叩頭 赦吾無知 但願

轉生男子富貴之家耳 閻君曰 你欠王惠軒債款 理應還

清 本殿賞罰無私 為善積德者 轉生富貴之家受福 不

行孝悌者 轉生貧賤之家受苦 惡人罰變六畜 甚者轉生

濕化之類 現在爾夫 給汝成扎之錢 本殿核收 代爾分

還冥債矣 汝壽能大 勿用懇求 令我站起進前 閻君伸

手打吾三掌 令穿錦繡衣的婦人 領我遊行十八層地獄

看各獄苦狀 類似玉歷抄傳中 所畫地獄形狀 皆是猙獰

惡鬼 後走到一處小房 見有六尺高 三寸寬一道縫 穿

錦繡衣婦人向我說 送汝到家了 將我對縫一掌 耳聽人

說詐屍 原是魂入身體 幸得復生矣 於是敬告女界同胞

凡為女身者 皆來還債 貧富由命 慎戒妄想 王惠軒夫

婦二人 皆為本會會員 現住營口老一局街 門牌第七號

崩症腹痛

營口縣西 五台子住戶 李劉氏年四十一歲 患經血不止

腹痛 經過年餘 百治無效 來會懇求施救 魁問得病原

因及家中人數 據李氏聲稱 因生氣受涼得病 昨日服藥之後 血脈已斷 腹中疼痛 堂上有翁姑 我夫婦二人 一兒二女 共計七人 懇求主任救命 魁聞該婦語氣堅硬 病狀危險 不可稍緩 勸曰人非聖賢 誰能無過 但未省察耳 汝欲病好 回家沐手焚香 跪在竈君佛前叩頭 祖先堂前叩首 翁姑丈夫面前叩頭悔過 看汝係木火金性 應問柔和 誠意病愈 說畢回到接待室 據袁主任到前屋報告 李劉氏問曰 向翁姑丈夫叩首 能管保好病乎 話說未了 而劉李氏 自到接待室 向余問曰 吾今日回家 用服藥否 魁答曰 余勸爾與翁姑丈夫叩頭 爾有犯上之過 故生此病 以良心相勸 爲爾療病 余與爾無冤無仇 余說完之後 又聞袁主任報告 李氏心中十

分不願意 即答其汝回家服藥與否 汝自己主裁 前日

汝服藥時 問過誰的 勸汝戒用識神當家 嚴防他來盜命

勿以余為仇人 該婦聽罷 告辭回家 次日早九時

李氏來會 向魁叩頭悔過 據稱昨晚到家 向各處叩頭悔

過 病已全愈 從今以後 再不敢觸親犯上矣

眼毛為害

營口縣 得勝門街住戶 王景春之妻修氏 年二十一歲

患目疾六載 醫藥罔效 經韓君坦之夫人 送王修氏到社

請求施治 魁詢問家中人數 及得病原因 據王修氏言

及自十六歲 眼毛往眼裡長 生醫子雲矇 十七歲到王

家 夫君不務正業 翁父將吾夫婦 客歲逐出 自謀生活

奈夫君不知自強 身染嗜好 昨日吾勸他不聽 反受他

一飽好打 吾亦罵他 夫君當下 已往他處去矣 等情云云

余見王修氏 係木火金性 聞聽語氣 有犯上行爲 設

詞勸曰 爲媳婦應效性如水 意爲根 上孝翁姑 和睦妯

娒 恭敬丈夫 托滿家爲己任 凡爲婦人 皆來還債 汝

欲眼疾好 每日早晨 跪在竈君佛前悔過 誓改前非 日

後孝敬翁姑 恭敬丈夫 和睦妯娒 虔問柔和 約有月餘

目疾全愈

產後驚謊經閉

台安縣北 梅家窩舖住戶 李貴春之妻吳氏 生三子 其

第三子媳 張氏玉坤 初過門時 家庭不和 起訟離婚

後經勸說 並告其賢婦 不嫁二夫之理 不然遺臭萬年

憑己心自裁可也 張玉坤聞勸 恍然大悟 甘願痛改前非

向翁姑叩頭領罪 夫婦仍歸舊好 後張玉坤 加入遊行

講演團 協助勸化世人 經過錦甯廣義等縣 勸息離婚案

計十八起 衆人稱贊 嗣後張玉坤懷孕 臨產受風 經

過五日 其二伯夫婦 言語失和動刀 二伯嫂呼救 玉坤

目覩凶狀 頓受奇驚 不醒人事 經長嫂呼衆人喚甦 自

此經血閉塞 停結二十餘日 百治無效 闔家束手 魁聞

張玉坤患病 念其勸人前功 步到梅家窩堡張宅 看其僅

住土平房 上東屋二間半 室中有猪食缸 猪食槽子 其

上西屋二間半 係張玉坤老爺公公住 屋裡西裏間作驢圈

步至房門 即聞臭味觸鼻 步入中門 見張玉坤臥在床

上 忽醒忽迷 氣息奄奄 素知張氏 係木火金性 領問

信實三日 精神復原 問信實至五日 經血病全愈 幸免

鬼籍 望世人注意 產室門窗 皆須嚴閉 慎戒喧鬧鬪毆
之事 爲要

經血不止

岫巖縣

東南關住戶

侯長勝之妻張氏

年四十一歲

生

一女

適劉姓爲妻

翁姑早故

而張氏專權

自主內政

對丈夫出言公然不遜

其閨威之烈可知也

豈知以下犯上

大違人道

故患經血不止

俗曰崩症

醫治無效

已經

五載

該婦遣女婿劉錫三者

來會求救

魁同到侯宅

詢

問人口幾位

夫理何業

張氏謂家中僅吾夫婦二人

夫賣

鮮菓爲生云云

魁聞張氏言語伶俐

語氣強橫

係木火金

性 汝願病好

應盡爲婦之道

跪在竈君前

叩首悔過

向夫君行禮

虔心問柔和

說完回會

魁自覺舌根硬痛

類如火燒 伏思自省 已悉與張氏說病 責之太輕之故

此等刁婦 宜令向夫君叩頭 以正夫婦之道也 心中懺悔

已過 未逾一小時 舌痛痊愈矣 趕速復到侯宅 今侯張

氏向夫君叩頭 立誓悔罪 問柔和 說話認不是 三日後

病愈 (凡講病者 須知

諸佛施恩 整理人道 與土水性人說病 貴宜緩說病人之

不是 自然引出真話 當病狀危險時 宜向病人直說 速

將心中裝的人倒出 告知人道為要)

疔毒串經

本溪縣 牛心台村住戶 劉榮昌之老兒媳婦張氏 年二十

五歲 食物不慎 好食賤肉包子 內有死生畜肉 忽於頭

部 患生疔瘡 串入經絡 頭面浮腫 雙目僅存一縫 醫

治化錢四百餘元無效 時逢魁查學到劉宅 就便告知張氏
爲媳婦之道 須知上孝翁姑 下睦妯娌 助夫成德爲要
汝願病好 跪在佛前 誠意悔過 問柔和 二日病愈
產後受風

海城西 牛莊住戶 富紳李春泉先生 因辛未年九一八事
變 遷於營口縣西大街 暫僑居之 李公之長媳何氏 生
女臨蓐 產後受風 病勢危急 來會求治 經金淑貞遲效
容等 按五行性理說之 病稍見輕 惟心存恨人之五毒
該婦不說 擱置心中 待至半夜 病勢復犯 看護婦前來
報告 魁至養病室 病婦微聲向余曰 閻主任救命吧 余
看何氏 心神不安 病狀危險 魁領問柔和 二百餘聲 何
氏病狀稍穩 勸曰汝係讀書明理之人 汝母何太太 視汝

爲掌上寶珠 惟汝心裝的五毒之恨 再不迅速倒出 藏之

於心 命恐難保 且爲不孝也 汝願病好 速將心中恨怨者

倒出 問柔和 何氏聞說遵行 據稱在天津住時 夜看電

影 吾願將小男孩 給他父親看視 而夫君未允 吾心含

怒 携兒同至電影院 閉幕歸家 兒之叔父 攜其先歸 因

未穿小大氅 致受風寒患病 醫治將好 又因認字塊 有

不識之字 受他叔父罰跪 其後吾又携兒 至何公館串門

其外祖母 爲之買蟹與兒食之 後來吾兒患病死去 吾

心中十分難過 我恨他父親 不照看小兒 恨他叔父 不

應罰跪 恨他老娘 不應給我兒螃蟹食 復想我決不應看

電影 以上皆係我之過也 想他父親 他叔父 他老娘

皆視吾之小兒 如掌上珠寶 豈有惡意 兒之生死有命

吾之暗生恨怨 皆爲我之罪也 當問柔和百餘聲 婦病轉危爲安 後問性至八九日 病愈矣

乳癰疼痛

海城北 三里橋子住戶 劉某 娶妻王氏 年二十三歲

生一女二歲 王氏性剛強 夫婦之間 言語不稍遜讓 一

日王氏與丈夫失和 臥牀沉睡 致壓乳囊 血管閉塞 夜

間結核 次日微硬 劉王氏毫未介意 坐車往興隆寨 娘

家串門 因受車驚 王氏乳癰症 紅腫高大 醫治無效

疼痛哭聲不止 嗣後煩人 懇求閻張化民往治 同到王宅

見王氏乳癰 已出九個頭 非一二日能愈 當用按摩手

術 摩治止疼之後 王氏到大河沿 劉希全家 以便請閻

張化民施治 次日化民 向王氏說 汝願病好 速將汝心

裝恨怨之人倒出 效行爲媳婦道 孝敬長上 和睦妯娌

恭敬丈夫 每日早晚 跪在佛前焚香 叩頭悔過 常問柔

和 該婦聞說遵行 病甚見效 後有婦之姑老娘楊劉氏

見王氏乳頭 腫的甚大 猝然曰 這病可不輕 莫如請位

先生醫治 恐有性命之憂 而王氏聞說 元性受驚 乳症

復犯 即請閻張化民施治 見王氏乳癰口變黑色 驚曰

汝必定住心念矣 如不誠心信吾 可另延請他人醫治 以

免兩誤 就此告辭 奈劉希全 再三懇留 代訴王氏之非

閻張化民說 王氏汝患乳癰 休當兒戲 須知災病 皆

由心造 如求余說 不可輕聽外言 余今問汝 日後如不

定性 汝病恐難速愈 果信吾話 每日早晚 仍跪佛前

焚香悔過 有一分誠意 病好一分 有十分誠意 病好十

分 虔心問柔和補水 說話認不是養氣 王氏聞說 當時
遵行 問性十餘日 乳癰症痊愈 (凡有乳癰症 腫出膿
之孔 用開水燙白菜葉 粘貼三層 每日酌換一二次 最
有效驗之方也)

癩症六載

海城縣北 冉家堡子住戶 馮元起之兒媳張氏 年二十八
歲 於右腿股際 患發癩瘡 屢治無效 後到奉天某大醫
院 住院療治 月餘無效 嗣後到鄰村 大河沿閣宅 懇
求施救 閣張化民見癩處 與好肉皮一色 淋癩不止 視
該婦係木火金性 知婦言語 素不讓人 有失婦德 向該
婦曰 汝願病好 將汝心裝恨煩倒出 向竈君前叩頭悔過
向翁姑叩頭領罪 問柔和五日病愈 (查馮張氏 因在

家不孝翁姑 每日着老翁父煮飯 該婦坐食 有失媳婦之
孝道 故患癩症 勸婦人慎之戒之

癩症八載

海城縣東北 中所屯住戶 王某之妻劉氏 年五十歲 生

三子一女 其女言語敏捷 在家協助父母辦事 鄰居者皆

稱之 該女年屆二十一歲 許與西村管飯寺 王姓爲妻

擇吉擬娶 送過聘禮之後 王女忽然患病 臥床不起 兩

腿彎曲難伸 醫治無效 經過八載 煩人到騰鰲堡 淑貞

女義學校 懇求施治 而校務主任 劉惠忱先生 遣魁同

趙惠卿 王履忱等前往 至中所屯王宅 見王姑娘 住上

西外屋 詢問得病原因 據王姑娘稱 係由驚謊得病 魁

答曰非也 汝願好病 須將得病真情說出 心誠者好病

但該女不說真話 當難追問 恐傷人情 令問柔和 該女

遵問柔和 聞聲誠確 問二點多鐘 毫未見汗 時屆子時

息燈安眠 魁等同王女之父 同宿西裡屋 一夜無言

翌朝未起牀時 魁向趙惠卿曰 王姑娘不欲好病 不與吾

們說真話 今日朝膳後回校 該女父親答稱 吾女不能出

僞言 魁曰你女說話真假 吾等皆知之 用假話向汝夫婦

說則可 向吾等說亦可 惟上帝佛祖 不讓人欺 該病人

不說真話 不能見效 女父再四懇留 王姑娘始將實情說

出 謂奴當二十一歲時 經媒人提親 係管飯寺王家 我

父愛王家之富 允許業已會親 嗣後鄰婦李大嬸 向我母

親說 王家有地四十多天 姪女婆家甚好 母親答稱 聞

說王女婚命硬 已尅去未婚之妻一房 恐與吾女兒不利

奴聞此言 恨父怨母 日久生病 暗中落淚 尤疑丈夫命

硬 迨至訂娶之時 而病軀愈重 腿痛拘攣 請醫調治

用磚燒紅澆醋 致將股內腿裡受傷 日後潰亂 又用清涼

散等藥敷之 有月餘 上下皮膚連成一片 不能舒伸 而

夫家聞吾腿廢 迎娶之事遂罷 遲至今日 已有八年 聞

夫家另娶他姓之女矣 以上所述 乃心中之宿恨也 影嚮

脖子生癩一塊 迭治無效 魁等勸說 凡人一生 造化有

定 婚姻有份 災病禍患 皆係天命 俗人不知 時屆劫

運 皆來了債 惟還賬討債 樣式各有不同耳 勸汝應須

認命 勿生恨怨 如願病好 誠心爭不是 想爾父母好處

將一切恨怨 盡數倒出 虔問柔和 則病可愈 該女聞

說遵行 經過五日 癩症痊愈 左腿能伸 惟右腿皮膚

上下連接 不能伸直耳 然能行動 亦云幸矣

狐蛇作祟

奉天省城 大南關 高某之妻趙氏 年二十八歲 到海城

北 小河沿娘家省親 偶被邪祟所憑 顛狂譫語 喜笑怒

罵 歌哭無常 延醫請巫 百治無效 煩董益三 請余施

治 余因無暇 遣閣張化民往說 次日巳時 魁至趙宅

趙翁謂女受邪魔作祟 一夜未安 令夫人一宿亦未得安

魁向病人曰 汝是狐黃鬼蛇何仙 向吾說明 或因高趙兩

家 有得罪之處 可否看鄙人之薄面 將婦女饒恕 令其

設祭領罪 余向與諸仙結緣 不欲結怨 勸諸仙修行 勿

失正軌 將來名列仙籍 天堂有位 勸說三小時之久 毫

未接言 余即怒曰 汝仙如不說話 乃是容心阻攔善道

自取墮落 欲想逃出百步之外 比登天還難 將來惡狗傷
身 到在那時 勿怨閻某無情也 同時告閻張化民 汝今
夜住趙家 守護病婦 邪魔如不宣誓 不准他們逃去 說
畢辭別趙君回里 次日早膳後 仍到趙家 據趙君同閻張
化民報稱 昨晚九點時 狐蛇懇求釋放 日後絕不違犯
倘有食言 五雷轟頂云云 化民當允他等自去 魁向高趙
氏曰 汝知病由何處來的 今後汝願病好否 趙氏答曰
吾不知病由何來 情願病好 魁向趙氏說 因汝不孝翁姑
不恭敬丈夫 汝願病好 由今日起 孝敬翁姑 助夫成
德 話言至此 而蛇仙接言 吾特來領罪 然趙氏不孝
故來治理 今後趙氏盡孝 功爲我等 魁接曰 余不爭功
全歸諸仙功德 但問日後 諸仙再來否 答稱吾輩不

敢冒犯 自取罪愆 余勸說蛇仙 須知蟒仙風雲子 柳真人 皆由正道 而列仙班 此乃明證也 蛇仙回言多謝 稽首告辭 逾時趙氏蘇醒 邪魔已退 由此該婦悔過 日 益盡孝 趙氏病愈 永不犯矣

雙目雲醫

遼陽縣東南 十間房村 孫實真家 自立女義學校 魁同

劉玉清先生 查學到孫宅 時有梁氏婦 年四十五歲 二

目瞳人 被雲醫障蔽 已二十餘年 僅於白晝間 能辨人

物之大致而已 醫治罔效 該婦來孫家串們 而孫實真之

夫婦 代求施治 余曰你們老孫家飯 不讓白吃 惟恐梁

氏不信 終歸無效 然人情應盡 向梁氏曰 汝係木火金

性 缺土缺水 木性人作事有主宰 不肯服人 火性人心

高愛好 作事躁急 而金性人言語爽利 倘不如意 一觸即

發 汝之目疾 受心躁心急之害 余正說得病之概況 奈

該婦未聽 仍日向他人叙話 余向孫實真曰 今遵閣下之

命 與貴親講病 奈梁婦未聽 至此作罷 即同劉玉清先

生 往街上流覽 視察山景 約二小時回校 而孫實真

代梁氏道慊 請恕其不知講病之理 然確屬誠信 再懇求

施治 遵行不悞 魁答曰 梁婦聽否 與余無干 梁氏果

能誠信 其病必好 如不誠信 目疾難好 余為說病 毫

不怨人 閣下又令魁說 請梁氏注意 汝願目疾好 須將

心中裝的怒煩之人倒出 想他人好處 虔心跪在佛前問柔

和 梁氏遵行 問性一小時 週身汗出 當時目疾 已好

大半 次日仍問和柔 雲醫已退 (凡患目疾者 皆有犯

上之過 故有斯病也

暴發火眼

海城縣北 大河沿住戶 唐某之妻閻氏 年三十七歲 生

一男一女 女名文治 在台安縣充教員 魁查義校回里

到唐宅告知閻氏 文治在外 任教職順善 見唐閻氏臥在

床上 呼號不止 詢問患目疾幾日 曾請醫否 據唐閻氏

說 已經頭疼五日 而眼珠亦被雲翳遮滿 早已看不見道

路矣 醫治恐難效驗 魁說汝願目疾好 跪在佛前問柔和

見汗頭必不疼 目疾亦能見效 閻氏遵行 令兒禿子

沐手焚香 將閻氏領到佛前 跪下叩首 問柔和一小時

頭已止疼 休息半小時 魁又勸說 汝願目疾好 跪在佛

前 將裝怒煩人倒出 誠意則雲翳必消 唐閻氏說 除將

小禿子他父親裝在心裡 再無別人 余勸說須知到爲婦女的 皆是還債的 應孝敬長上 恭敬丈夫 教訓子女 而唐閻氏聞說 跪前佛前 焚香悔過約一小時 唐閻氏忽說 吾能見手掌之紋 足證心誠者 病必愈矣

干血癆症

海城西北 三道岡子住戶 王戚氏 年二十三歲 時值正月 鄉間慣習 互相宴會 以表敬意 而連感情 戚氏婆母曰 今日請客用粳米煮飯 令將水燒沸 再行下米 務要飯性軟硬相宜爲要 但戚氏係城裡娘家 未曉煮飯之理 凡量米用水 均不知多少爲適宜也 待客齊集 翁父勸飲盡興 則進飯以餐 不料飯已成膠調之粥矣 姑恐來賓怪其嗇吝 力曰媳婦不遵教法 飯成亂泥 難適衆口 愧

對光臨 望勿哂也 婦聞之羞愧無已 暗恨婆母 不應當

衆斥責 因此患病 醫治無效 至五月間 婦病加重 臥

床不起 待至九月間 僅存呼吸 勢已垂危 煩人接請閻

張化民到王宅 見病婦面如死灰 氣若懸絲 詳詢得病之

由 始知前情 乃用作媳婦之道勸之 告知恨怨惱怒煩五

毒之害 速宜倒出 可保生命 宜迅速爭不是 返陽光去

病 凡爲婦女者 皆是還賬 宜孝敬長上 恭敬丈夫 令

問柔和 該婦聞說遵行 問性三日 大病全愈

敬夫病愈

海城縣北 大河沿住戶 王木匠之妻李氏 年三十八歲

生一子二女 其夫因雙親已故 無人管束 流連賭場 李

氏初勸不改 久則夫妻反目 王某肆行無忌 或深夜回家

李氏不交一言 心生恨怨 初患心忙脾弱 日久經血不

調 腰腿疼痛不能動作 醫治無效 請閻張化民救治 故

往視之 見李氏橫臥榻上 詳問得病之由 李氏灑淚陳述

其夫賭癮 不顧生計 因此恨怨成疾 自嘆命苦 生不

如死 淚下如雨 閻張化民勸曰 見識錯矣 汝夫好賭

日夜爭吵 古云是大不服小 是男不服妻 加之當眾吵鬧

感情大傷 豈不如手持木杖喚狗 欲喚其來 而實使其

愈遠也 凡處夫婦之間 勸其改行 須用恭敬感化 以

理化之 庶可有濟 否則無效 汝願病好 速應改善 宜

問柔和 說話認不是 囑畢辭去 李氏聽勸遵行 迨至夜

間 其夫叩門聲急 李氏用善言應之 並喚長女說 汝父

回來 迅速開門 女父進屋 李氏又喚女曰 快與汝父備

飯 又向夫君曰 地下寒冷 你快上炕 其夫見妻 如此
藹然 故意問曰 莫非今日太陽由西出乎 你能說出這翻
話 李氏曰 妻因病魔 前言觸犯夫君 吾心甚悔 萬望
寬恕 則感之至矣 王某曰 吾從前無心去賭 看你怒臉
愁眉 故使我一忿而去 致入賭場 由今日起 你能有好
心敬我 吾誓不賭錢矣 王某改行 夫婦和睦 而李氏虔
問柔和 不數日病痊愈矣 (凡爲婦女者 宜效性如水
誠心盡孝爲己任 倘遇丈夫有嗜好者 宜立志恭敬 用感
化法最善)

心口疼痛

遼陽縣東南 十間房村 王氏婦年四十九歲 生三子娶三
媳 家稱小康 惟丈夫好賭 將家產賣盡 因生計艱難

故往黑龍江省 擇地遷居 先遣長子前往 覆信報告 已

擇妥拜泉縣地 可選吉日 全家移來 而王氏婦 因娘家

老母親 年已八旬 當此別離 心恨丈夫 如不賭錢 原

產不賣 足能度日 何致遠別老母 心中十分難過 因恨

患心口疼病 翻滾牀褥 勺水粒米 不能進口 已經六日

矣 醫生束手 不與藥劑 家人無策 啼泣而已 後煩孫

實真 代求施治 請魁同到住宅 見病婦臥在榻上 氣色

如灰 詢問得病原由 病婦不懂人事 家人代答 始知前

情 令將病婦喚醒 以便勸說 經家人叫喚數次 奈病婦

精神不振 仍舊沉重無神 見病婦不能納言 當既告辭

奈王家之人 攔阻中門 衆聲求救 將病婦驚醒 遂就機

勸說 汝願病好 速將心中裝的人倒出 聞說汝娘家 有

老母八旬 汝家遷居江省 日後復來較難 但汝未知 吾
們義學教員 坐火車按四扣錢買票 每年屆寒暑假 互
有往來 化火車費無幾 汝想你母親 隨同教員 坐火車
減價可來 不然候汝母親 黃金入櫃 後去亦可 須知
道人生天地間 富貴由命 如將恨人之心解除 病能全愈
看汝係木火土性 宜問嚮亮補金 該婦聞說遵行 當日
病愈

喉患白喉症

營口西大街 義興成餘記藥店 財東牛香圃之妻楊氏 年
二十九歲 偶覺喉痛 請人視之 高腫色白 逾夜咽喉閉
塞 滴水不能下嚥 勢甚危險 凡營埠名醫良方 延用殆
徧 皆無良好之希望 嗣後來會懇請 遣人施救 當派金

淑貞 遲效容女士 同至牛宅 見楊氏係木火金性 缺土

缺水 在脖頸骨上 右面高腫 詢問得病原由 據說因家

庭小事 與丈夫生氣 令問柔和 稍較微好 至晚告辭

回會報告 魁聞俱悉 向金遲二女士說 凡患乳蛾之症

咽喉腫處 分別男左女右 色白膜厚者 名曰白喉 乃最

險之症 要稍遲悞 塞滿咽喉 命在頃刻間耳 病婦不說

真情 絕難挽救 該婦咽喉右邊高腫 確是對女界 說噎

嚔子話來無疑 次日特請金遲女士 同到牛宅 視查咽喉

腫處 毫未見消 即向病婦曰 汝願病好 須將生氣恨人

之實情倒出 病能全愈 吾說良言 倘當兒戲 恐有性命

之虞 據楊氏說 吾丈夫前年與一個婦人 所借之錢 已

代償還 客冬又求借錢 香圃又與其貸借 因此吾恨該婦

毫無信義 吾向香圃說 少管借貸 奈丈夫不聽 反說
許多氣話 責吾不濟貧人 想來皆是吾的錯 金運勸曰
凡女子適人 嫁夫從夫 且婦女尊貴 確由夫之身分而得
來 况且汝家之金錢 皆由丈夫能力而得之 如得之則喜
失之則怒 此非重倫理 乃重金錢也 楊氏聽說 自己
悔過 約四小時 咽喉腫處出頭 吐出膿血盈碗 咽喉鬆
暢已極 當用飲食二碗 次日全愈矣 (足證上天整理人
倫 慎戒說非禮之言也)

血崩不止

營口縣 西艷芳里 門牌一號 張大威字子揚 妻周氏年
三十二歲 患經血不止症 經醫調治 六個餘月無效 遣
人到會 請求施治 當派金淑貞遲效容等 同到張公館

報稱見張周氏 係木火金性 言語爽利 剛強之性也 詢

問得病之由 據稱因事抵觸 與夫少有衝突 妾之魯莽

亦常有之 金等答曰 咱爲婦女者 皆有原因在焉 世稱

還賬之女子 討債之兒孫 誠不虛也 況且古訓 女子以

夫爲天 何可逆轉乾坤 陰陽倒置 汝之經血 焉有不忠

逆行者乎 欲期病好 將裝的恨怨倒出 向夫君賠罪 應

問柔和 說話認不是 該婦遵行 悔過誓改前非 且謂吾

病果好 誓願自立女義學校 周氏問性 二日病愈

癆病上牀

高氏婦 前夫病故 改嫁張某爲妻 住營口老爺廟街 逾

年生一女孩 張某守鰥半世 盼子情殷 見妻生女 大失

所望 心甚厭煩 對於產婦 凡飲食所需者 皆吝之 日

以豆油熬菜 不適於口 婦向夫討買小蟹熬菜 以助味鮮
其夫怒曰 汝是不填還人之物 如能生子 每日吃魚吃
肉 吾心不惜 汝生女孩 吃飯卽是便宜 還想螃蟹解饑
耶 熬瞎雙睛 絕不與焉 高氏見夫情義甚薄 懷恨在心
竟在月中 染成癆病 醫治無效 臥床不起 死在旦夕
着人看守 八日夜間 抬上靈牀三次 氣息奄奄 嗣後
煩人來會 懇求施救 當派朱長貞 遲效容等 同到張宅
見病婦斜臥榻上 呼吸之氣 若斷若續 乃大聲說道
汝有何事冤曲 向吾們說說 汝病就好了 高氏哭述 丈
夫待他苦情 大哭特哭 朱遲等勸說爲婦之道 汝係木火
金性 缺土不輕信人 缺水不能隨方就圓 因不隨己願
心存恨怒煩 初患心忙心熱病 及四肢無力 心覺杜塞

肝氣不舒 確受五毒之害 汝願病好 速將恨煩怒之毒倒
出 想汝丈夫好處 以和氣爲重 夫妻不存隔宿之仇 你
夫見汝病重 耗資不惜 又請吾們 與你說病 可謂盼汝
好病之誠心也 你應感念丈夫好處 不可懷恨怒仇 每日
虔心問柔和 高氏遵行 問性七日病愈

壇諭請求說病

柳少侯名國良 住營口東大街 妻李氏 因小叔有嗜好
勸說不聽 心存恨怒 患心忙心熱 肝氣不舒症 醫治無
效 經過數年 嗣後到寶華齋 懇求尹君設立鸞壇 叩懇
鸞筆 賜一藥方 以除內子心中忙熱之疾 遂沐手拈香
跪於壇前 祝告畢 祇見沙盤木筆 旋走如飛 急抄降諭
首書本神祇劉玉華諭 於此即知爲劉公爺 大駕臨壇也

遂恭誠叩拜 以聽訓示 諭曰柳子聽訓 查爾甚孝 爾
父之事 曉諭爾知 爾父係清同治丙寅年生人 名柳儒林
字子春 享壽六十歲 故後靈魂 於五年前 在南岳大帝
行宮 代罪充任銀庫抄錄司 南岳行宮 設在湖北省 黃
崗縣城南關 因司職勤慎 於去歲由三等 加進一級 陞
任二級抄錄司矣 查爾父生前爲商 交易有欠公平 按律
應受十八年地獄之苦 幸蒙都土祇 孫景元保薦 上允代
罪充差 以贖前愆 查爾父上三世 毫無過失 頗堪嘉許
應任正班土祇之神 茲因今生爲商有過 受降位處分
暫充抄錄之職 待罪滿時 仍任土祇本位 柳子願與爾父
贖罪 須行善事 濟貧救孤 卹嫠保赤 則爾父位必榮陞
汝妻之病 待明日 本神遣汝父臨壇 再爲告知可也

柳少侯叩送 心中沉思 代父求情之孫景元 究係何人

後訪至戚告曰 孫景元字興橋 係清代舉人 住營口縣田

莊台迤西 高家屯村 孫公生前 與少侯之父 契若金蘭

即少侯之盟叔也 孫公早逝 少侯尚幼 故劉公爺降筆

書出孫公之諱也 少侯次日 遵諭仍至壇前 焚香祝畢

鸞筆復動 當照抄錄 乃少侯之父也 訓戒數語 並囑

汝好為之 吾心慰矣 汝妻之病 速至萬國道德會求講

病可除矣 吾忙甚去也 少侯叩送 遵諭同李氏來會 陳

述前情 懇求施救病苦 遂派朱成貞 劉明五女士 勸說

女子 宜守四箴八德之道 汝願好病 將裝的恨怨倒出

心忙心熱之病 即能全愈 看汝五行 缺土缺水 宜問柔

和 該婦遵行 問性三日 病果痊愈矣

痰喘病

營口縣 稅捐局科長 李子孚原籍天津 夫人范氏 年三十二歲 患痰喘病 中西醫治無效 虛弱已極 面似金紙 奄奄待死 家人惶恐 備置衣衾棺槨 以防不虞 後煩人來會 懇求遣人施救 遂派骨長貞 閻素貞二女士 同赴李公館 旋據報稱 該婦係木火金性 缺土缺水 處事言語不讓人 因家務不遂已欲 惱恨存心 故患心忙痰喘 數年醫治無效 似乎暗有冥債 久不祭祖 該婦有言 果能病好 誓願還債祭祖 令問信實補元氣 該婦遵行 病已見好 問性三日病痊愈矣 嗣後月許 該婦痰喘復犯 如前 而李子孚 又煩人來會求救 遂遣梅魁芳 侯成久 二女士 同赴李公館 見范氏臥牀不起 痰喘甚重 遂問

日前應許祭祖 但未知此事辦否 該病婦答稱未辦 梅魁
芳等曰 祭祖之事 理宜速辦 勸汝應將心存恨惱倒出
又令問信實 以補元氣 慎戒恐懼之念爲要 該婦遵行
次日李子孚遣人來請 梅魁芳侯成久同往李宅 見范氏病
狀見好 據李范氏言及 昨日晚間 婆母有鬼附之哭述曰
余係汝故去之翁父 天津祖墓 年久失修 墳土將平
前月盟誓祭祖 償還冥債 故意遲延 吾在冥府貧甚
爾等任意歡樂 殊屬非是 媳曰汝兒業已焚香 叩頭應許
決不再延 懇求翁父 息怒寬恕 日後按季祭祖 翁曰
如是我去矣 少刻婆母復蘇 由今日起 科長始信燒紙
冥府亦當錢用 范氏問性病愈矣 (勸爲子孫者 應盡
慎終追遠之禮 不可稍忽)

追薦得夢知親姓氏

營口縣

振義生財東

李序園之如夫人

鄭鶴仙女士

於

襁褓時

受鄭氏養育成人

故爲鄭氏之女

而生身之父母

爲誰

不得而知也

李序園爲營埠西義順之財東

後將西

義順

改稱振義生

家眷亦住本埠

財稱富有

至滿洲國

成立

大同元年夏歷七月一日

李序園逝世

李鄭鶴仙生

有四子

年尙幼稚

另派妥人

經理商業

而鶴仙女士

見善勇爲

常來會聽道

得悉追薦先靈

以盡未報之大恩

並賑饑無依幽魂

以結冥中之鬼緣

鶴仙女士

當購瓦

金紙十具

糊金元寶若干

又購往生表紙二篋

以焚化而

度先靈

當未焚化之前

夜間十二句鐘時

夢見一翁一嫗

泣而言曰

老夫姓崔名紹臣

此媪陶氏

乃汝生身之父

母也 因家境貧苦 度日維艱 故將汝於襁褓時 送給鄭

家扶養 今幸成人 吾夫婦之姓名 汝當然不知也 但吾

生時貧人 死後仍為貧鬼 今知吾兒 追薦先靈 願沾吾

兒之光可矣 說畢泣下如雨 鶴仙醒來 乃是一夢 伏想

今年四十二歲 始知父名母氏 悲喜交集 一夜未寢 次

日另購瓦金紙四具 糊金元寶 又購往生表紙一箋 皆書

生身父母之姓氏 一並焚化 但李鄭鶴仙女士 自幼由鄭

氏扶養 今已四十二歲 方知父名崔紹臣 母為陶氏 可

謂孝誠所感 然亦神奇矣 勸世人莫忘追遠之誠也

經血不調症

馬向惠之妻柳氏 年三十七歲 住營口屬鎮 田莊台街東

蔡家屯 柳氏患心忙心熱 四肢無力 經血不調 醫治

二載無效 由家來會 懇求施治 遂派董書閣 遲效容二
女士說之 向柳氏曰 看汝係木火金性 缺土缺水 處事
敏捷 不肯服人 汝因財物動性 並受眼耳身意 四賊所
使 欲望不遂 染成心忙心熱等病 但世上之財帛 乃流
通之物品 誰死亦難持去 嘆世人空爭你我 妄論是非
一旦無常 萬事皆休 汝心存煩恨 乃犯土尅水傷腎 四
肢無力 水尅火傷心 患心忙心熱 經血不調症 汝欲病
好 將心中裝的煩恨之人倒出 念好處爭不是 返陽光去
病 每日宜問柔和 補水活血 該婦聞說遵行 問性五日
病亦愈矣

胡黃作崇十六年

程善卿之妻滕氏 住營口東一區界 唐旗堡村 該婦年三

十五歲 患經血不調病六年 兼患邪病十六年 醫治巫治

無效 來會求治 遂派魯化民 袁殿坤二女士說病 看滕

氏係木火金性 五行缺水缺土 勸行三從四德之道 上孝

翁姑 和睦妯娌 恭敬丈夫 汝願病好 將心裝恨煩倒出

宜問柔和補水 說話認不是 正當勸說之際 而滕氏忽

變態度 口發大言 聞說貴會 化世救劫 消災了難 功

德浩大 鬼神欽佩 惟貴會雖然善於說病 尙有束手不能

治者有三 一腫人散大 二抽羊角瘋 三氣迷瘋癲等病是

也 吾胡天龍等 甘願幫同貴會療災除疾 着吾弟子滕氏

担任治病 與他會不同 眞有神乎其神之奧妙也 魁答

曰 大仙善舉 誠爲美意 諸仙果有救世之心 何不默中

消災除劫 惟迷滕氏婦女 豈是修仙之正道 勸諸位大仙

勿近滕氏 隱身山谷 修煉正果 倘程滕氏 有冒犯仙
顏之處 令其設位供養 以贖過愆 而胡天龍附女體曰
程滕氏本無得罪之處 今聽大善士金玉之言 吾輩不近滕
氏之身可也 說畢滕氏邪病全愈 而經血之病亦愈矣

辛縣長老母病愈

康德元年八月十六日 蓋平辛縣長 電邀營口道德會 主
任講員等 同往蓋平縣開會 以襄盛典 當遵邀約 同王
善東 並男女講員八人 乘火車前往 午前十一時 至蓋
平驛 而縣長派專員六名迎接 並商務會長侯太太 女師
範校長馮女士 亦齊集車站 次第見禮畢 登馬車至城裡
寓三江會館 並借此館 爲開會之會場 十九日午前十
時 行開會典禮 先由馮會長 報告開會宗旨 辛縣長訓

詞 營口助會主任祝詞 各界來賓祝詞 最後副會長答詞

而官紳商學工農各界 男女來賓計千餘人 各具演說

可稱盛舉 至晚間辛縣長 向魁曰 慈親患脾弱症 屢治

無效 請求說病 當遣魯化民 劉明五二女士 同王善東

至縣公署 謁見辛太夫人 詢問年歲病狀各情 太夫人答

稱 老身六十有四 脾胃虛弱 夜間失眠 醫治無效 請

二位女士施治 魯化民劉明五答曰 年至五十八歲 時屆

冬季 萬事收斂 以守冬藏 息心養性 脾胃自然強健矣

每日宜問柔和 補水活血 其病必愈 看太老夫人 老

未舍心 操勞過度 性剛好氣 勸自今日起 將心放下

年高德厚 時屆存心養性之期 不可不守也 又向辛太太

述說 為媳婦事姑 恭敬丈夫 一切道理 旁有縣長之嫂

夫人 並縣長之太太 同至太老夫人座前 行跪叩禮 而
縣長之夫人 欲作全縣之坤範 亦與縣長行跪拜禮 辛縣
長哈哈大笑 攬起夫人 一堂喜氣 洋溢戶外 太老夫人
喜悅顏開 五內通暢 而一切疾病 當已全愈矣

八十六歲痿症九年

營口十字街住戶 蔣長春之母 年八十六歲 身患痿症
臥床九年 須用人力扶持 否則不能動轉 醫治無效 煩
人來會 請求施救 遂遣金淑貞侯成久二女士 同赴蔣宅
旋據報稱 蔣老太太 係火木土性 五行缺金缺水 言
語無多 好生悶氣 處事不能隨方就圓 老夫婦言語不和
時有動性 久之氣血凝滯 筋骨不舒 勸其老年夫婦
儼如同事之伴侶 若大年紀 有何反感 況且風燭殘年

桑榆晚景 白首夫妻 已云幸矣 一旦伴侶分離 各登樂

土 當受子孫萬古之蒸嘗 享後世千秋之祭掃也 現下子

孫滿堂 夫婦康健 凡家事得撒手處便撒手 可談心處即

談心 坐享奉養 樂何如之 蔣老太太聽畢 鼓掌大笑

由此煩惱不生 怒氣已息 一家和樂矣 又令兒子兒媳

皆與老太太叩頭 閣家歡喜 每日虔問柔和 不數日蔣老

太太之痿症 痊愈矣

經血不調

懷仁縣 劉樹琦者 販賣人參為業 納妾姜氏 患經血不

調 久治不愈 同姜氏來會求治 派閻素貞 侯成久二女

士講病 詳詢原委 據姜氏曰 時年二十三歲 患心忙心

熱 及四肢無力 病二年 請求施救 閻侯看姜氏 係木

火金性 說話言語爽利 已知處事毫不讓人 告知為如夫
人之道理 宜孝翁姑 恭敬姐姐 和睦妯娌 助夫成德
汝願病好 將心中裝的 恨煩倒出 問柔和補水 說話認
不是 該婦聞說遵行 問性五日病愈

癆病

韓芝蔭 居營口業商 娶妻牛氏 年二十八歲 初患心忙
心熱 久成癆症 醫治八年無效 來會請求施治 遂派金
淑貞 遲效容二女士 勸說曰 凡為女身 當知因果 皆
來還債 王老善人說 為媳婦的性如水 意為根 上孝翁
姑 恭敬丈夫 和睦妯娌 汝願病好 將心存的恨煩倒出
爭不是反陽光去病 虔心問柔和 七日病愈

遍生疙疸

葵兒 一幼女也 在營口王述善堂 充當使女 侍奉老太

太甚殷 葵兒年十八歲 精神伶俐 甚得主人歡心 故格

外看待 令入校求學 以增知識 而習女儀 可謂待下施

德 恩寬之至矣 一日葵兒 由校歸來 侍奉主母畢 坐於

廊下 勿覺頭部奇癢 遍生疙疸 心甚厭之 兼早有經血

不調之病 如經期一至 則小腹痛如刀割 而癢癢之病

漸漸生矣 心竊恐之 向余懇求施治 魁曰凡人之疾 皆

因心脈動所致 心脈者受七情六慾之支配 或動以情慾

或爭貪不遂 勢必發生恨怨惱怒煩 五種毒之害 因之生

疾 果要平心靜氣 聽其自然 將何病之有 况汝更有幸

者 主人命爾入學校 隨班聽講 精進學業 應知為姑娘

者 性如綿 志為根 今既在王宅負務 侍奉老太太 應

效媳婦之道 性如水 意為根 見意生情 隨方就圓 自

然無嗔無恨 每日返近陽光 五內通暢 百病不生矣 葵

兒心靈性敏 聞之大悟 邈而改悔 問柔和 說話認不是

不數日 頸部疙疸全消 病症痊愈矣

撥性返陽 脖頸消腫

營口縣 王一善堂 為實業界之首善 而家產足稱一方之

富者也 主人王家馨 字仲義 好善不倦 凡助捐善舉

賑饑災黎 雖囊資傾盡 亦不惜也 嘗自言曰 儲得金銀

留禍水 積下陰隲益兒孫 於大同二年九月九日 又在營

口稅捐局東胡同 馬路北頭 設立萬國道德會營口分會

與王述善堂 同担常年經費 而王仲義之岳母 偶患時疾

覓鴉片救急 其妻孫夫人 見母吸烟 大為不然 乃勸

之曰 母親有病 兒當延醫治之 此種毒物 初用之有驗

久則無靈 尤能引人成癮 不但無益於身 且能有害於

壽 切勿染此也 然其母因病之累 聞言大怒 爾覺化錢

難受 此款吾已交納 汝不必分神勸吾 於是孫夫人見母

親生怒 當時認錯 向母親行禮 翌日脖項右部高腫 摸

之生一疙疸 牽連右臂 動轉不如 來會求余施治 魁曰

汝由生氣得病 部在長輩女界 回府叩頭領罪 疙疸即可

全消 孫夫人告知前情 業已行禮領罪 魁曰領罪為是

然心不誠者無效 汝性五行缺土缺水 宜問柔和補水 回

府向汝母親叩首 誠心實行者有效 孫夫人聞說遵行 次

日疙疸全愈

心懷惱恨染成吐血

解靜波 在營口縣公署充差 夫人曹氏 六十四歲 患頭

痛及吐血之症 來會請求施治 魁詢問得病原因 據稱家

中早年析居 僅夫婦二人 寓居營埠 因之溯思昔年 應

分田產 減價租與侄兒耕種 當無可言 惟應分之傢俱器

皿 統被侄兒 措留不發 因此吾夫婦 常懷惱恨也 魁

曰凡錢財之物 乃世界流通之品 而傢俱器物 更爲身外

之附物 有則存之 無則棄之 何關緊要 汝今年逾六旬

正當冬令之期 氣血衰微 生年有限 何苦作此無益身

心之苦耶 轉眼之間 荒郊杯土 一旦撒手空歸 焉能分

別你我之物哉 察爾之病 實由惱恨而成 致染吐血 要

將心中惱恨之人倒出 汝病立愈 汝乃木火金性 缺土缺

水 宜問柔和 補水活血 曹氏遵行 次日立愈

心熱癡狂

營口縣南鄉 八家子村 住戶高昆者 平生以販賣河魚為

業 其長女年二十二歲 患心忙心熱 醫治無效 來會請

求施治 講病員袁殿坤魯化民 二女士說之 其病已愈

迨至兩月餘 該女猝然而病 不曉人事 延醫服藥 百治

無效 仍將該女用車送來會 懇求施治 仍派袁魯二女士

說之 詢問此次發病之原由 而該女正當昏迷之際 二目

圓睜 乃發言曰 他呀欠吾的命哇 吾來索償也 如不然

非多多償我的債不可 諸人觀之 似乎受邪 但其家人不

欲結鬼怨 備金寶冥資 及往生表紙 焚化之 以了宿因

該女之病已好大半 心覺明白 查女發病原因 實受父

母壓迫 暗生恨煩 初患心忙心熱 後患氣迷之症 將養

次日 勸其應守女德 盡孝親之大義 爭不是 想父母之
好處 該女乃係木火土性 令問明禮 靜養數日 精神充
足 飲食增加 病體愈矣 又勸其父母 日後教訓子女
勿用壓迫語 應宜義方教之

恨夫納妾心胃不舒

營口縣 小紅樓西街 住戶馬子餘 任東盛長總經理 嫡

妻謝氏 三十五歲 因夫納妾 有奪愛情 日夜氣悶 胸

胃不舒 飲食不進 久則心中忙熱 虛弱已極 醫治無效

形甚危險 故煩劉華峯 代求本會施救 遂遣講病員袁

殿坤 侯成久二女士 同赴馬宅 見謝氏橫臥病榻 氣如

懸絲 袁侯二女士勸曰 夫者天也 順天由命 不生妬心

況且爲妾者 乃異姓姊妹 同處一室 分勞任務 以減

已苦 有何恨焉 須知恨傷心 怒傷肝 皆是害命之毒藥
 對於夫君 拋除怨恨 追想好處 情義相感 自然和樂
 萬勿以促狹之心 相激刺也 將心存恨怒之人 倒出為
 要 謝氏聞畢 心中醒悟 每日悔過 遵問信實補氣 三
 日病愈

嬰兒癱啞

海城縣北 大河沿村住戶 劉忠元之妻梁氏 年三十七歲
 生三子 惟第三子 乳名滿庫 自離襁褓 雙腿拘攣
 年至六歲 軟作一團 且不能言 父母憂之 無可如何
 懇求閻張化民 到劉宅施救 察小孩患病 因該母梁氏
 稟性不良所致 因對梁氏曰 汝願兒子好病 每日辰午戌
 三次 沐手焚香 跪在佛前悔過 孝敬翁姑 助夫成德

和睦妯娌 友愛兄弟 誓改前非 汝能誠意 小孩癱啞症
必好 而梁氏聞說遵行 經過五日 小兒能言 至七日小
兒舉步 越半月小兒病痊愈矣 (查嬰兒患啞叭症者 皆
因母親 好說噎噤子話 犯上所致 凡爲婦女的 慎戒非
禮之言 欲好兒女 須盡孝行)

女孩 憨 傻

營口縣西 五台子住戶 譚世玉者 原配妻病故 遺留一

子二歲 續娶袁氏爲妻 而譚某家無四壁 賴負販以餬口

其岳家尙屬小康 故其家用度 常由岳家補助 因此其

妻驕矜成性 結婚後生一子一女 女名菊花 時年十二歲

痴傻如嬰兒 餓不知食 寒不知衣 胆小畏人 如見鬼

魅 百治無效 已經二載 來會懇求施救 當派金淑貞

侯成久 同至譚宅 詢問家庭事略 據袁氏言稱 吾今年五十六歲 嫁到譚家三十餘年 凡日用所需 皆經余由娘家資助 養濟譚門一家老小 吾心常懷不平之恨怨也 金侯女士勸曰 汝之識見差矣 察古今爲妻者 皆願夫榮子貴 汝若不與譚某作妻 想化袁家一錢 恐不易也 由此推想 有因果在焉 勿作怨恨可也 汝女孩自懷胎 以迄於今 有何觸犯天責 能使其痴傻耶 純係汝懷胎之際 汝心多恨 遺傳女體 由此迷性 而生痴呆也 勸汝速將怨恨之心掃除 恭敬丈夫 逆來順受 潔淨心靈 此爲撥陰取陽去病 須知爲婦女者 皆來還債 汝願女孩病好 自今日起早晚沐手焚香 跪在竈君前悔過 向汝夫君叩頭領罪 虔問柔和 該婦聞說遵行 未到七日 女之傻病痊愈

矣（足證母親稟性不良 影嚮女孩患病 此爲愚婦之同病也 幸知改悔 女孩病愈 勸女界慎戒非禮之言）

小兒腰疼

營口縣後河沿街住戶 孫福田之妻王氏 生二子 長子七歲 忽患腰痛 迭請醫治無效 嗣後母子來會 懇求施救

魁看該母係木火金性 說話語氣強硬 知氏素不服人

余向王氏曰 汝性急躁 言不遜讓 已犯木尅土 土尅水

二步尅連 因母子元性相連 故影嚮汝兒腰痛 汝願小

兒病好 勸汝效性如水 行婦女之道 爲母者悔過 速改

前非 虔問柔和 則子病可愈 王氏聞言遵行 悔過問性

在會住二日 小兒病好大半 後王氏携子歸家 兒父責

其妻 不當早回 王氏受責 稟性復發 而小兒腰痛復犯

較前尤重 王氏又携兒回會 懇求施救 余說王氏回家

定然動性 王氏初不承認 後因兒號不止 據實訴告

余令王氏問柔和 約過半小時 小兒腰痛止 動轉欲如

又令王氏悔過 未過旬日 小兒腰痛痊愈矣 (嗚呼 為

兒母者 稟性不良 能影嚮於子女患病 何不戒之慎之)

嬰兒足疾

營口縣西大街 世昌德掌櫃王君之妻 張氏三十八歲 生

四子 其第四子三歲 右足軟不能舉步 醫治無效 嗣後

煩人請魁到王宅施救 見張氏左眼眶 有血印痕跡 詢問

因何觸碰 張氏答曰 前日抱兒 擬赴醫院 將出戶外

卒然滑倒 遂將眼眶碰傷 余曰汝必與夫君先生生氣 而

後碰傷 此受天暗懲 世人多未自醒耳 王君大笑曰 前

日因有家務 賤內動性 見傷即知夫婦失和 眞能未卜先
知 如神仙也 余曰豈知眼災 咎由自取 卽汝子足疾
亦因其母稟性不良所致 凡爲母親者 性貴柔和 慎戒非
禮之言 汝願兒子脚好 速將心中煩毒掃除 張氏聞說遵
行 然追想不及 小孩脚疾仍無效 該丈夫追逼甚急 張
氏兩眼落淚 余設詞解說 汝兒脚疾 汝夫婦皆有關係
不必獨責汝妻 及第三日 張氏向余說 吾想起因煩我娘
家嫂子 致生兒足之災 當跪佛前 叩頭悔過 誓改前非
向夫君叩頭 次日小兒足疾痊愈

兒童雲醫

岫巖東北九十里 沙坎子村住戶 郭漢臣之長女 適張姓
爲婦 過門八載 生一男孩六歲 左眼生個紅醫子 醫治

無效 煩呂松下懇求 魁同到郭宅 見童孩左目雲醫 已

知該母犯上所致 余曰汝願兒子目疾好 汝須將心存之煩

怒倒出 想人之好處 沐手焚香 跪在竈君佛前悔罪 郭

氏聞說遵行 次日小兒雲醫痊愈

兒患羊癩瘋

海城裡住戶 寧少先生 年十九歲 患羊癩瘋症 求魁施

救 向寧母曰 你兒之病 係由母心恨人而成 寧母答曰

當懷兒胎時 吾之胞弟 被害喪命 故對害人者 常懷

恨怨心 或因此所致 余曰應在汝兒初次患瘋症 約在七

八日間 汝心恨誰 病根即在此 只須將恨人倒出 潔淨

心靈 心存寬厚 了却言語債累 且汝係木火金性 宜問

柔和 病或可愈 慎戒恨人 否則恐有復犯之虞 寧少先

生 日後應至道德會學道 心存平靜 則病可無復犯之虞

嬰兒抽瘋

營口縣南街 第四監獄 典獄長張靖之先生 長子媳馬氏

生子乳名連捷 張公愛如珍寶 連捷患抽瘋之病 並右

腿浮腫 痛如刀刺 百治無效 遣人來會請求說病 遂派

袁殿坤 侯成久二女士往救 旋據報稱 馬氏之子抽瘋

係因其母親 懷恨他父親 故影嚮小孩抽瘋 殿坤等勸說

凡為媳婦者 宜效性如水 隨方就圓 孝順翁姑 恭敬

丈夫 和睦妯娌 克盡婦職 汝願兒子病好 速將心存之

恨怨人倒出 且虔問柔和補水 說話認不是 馬氏聞之醒

悟 自己悔過 向翁姑叩頭 約三小時 連捷之病痊愈

(查小孩抽瘋症 皆因該母親心內恨人所致 勸為婦女者

宜慎戒恨怨之害也

母子患病

營口縣 十字街住戶 蔣長盛之妻張氏 年四十三歲 患

肝氣不舒症 生小兒四歲 患脊背生疽 潰膿不堪 醫治

無效 來會請求施救 魁派魯化民 侯成久女士 同到蔣

宅 旋據報稱 見蔣張氏 抱枕於懷 呻吟不絕 旁一小

兒 哭啼不止 化民等 說汝行兩步尅運 山火尅金 金

尅木 好怒傷肝 時常作痛 汝夫婦時有不和之言 好爭

是非 謂火尅金 好動怒氣 謂金尅木 汝兒四齡 有何

罪過 患此惡災 總因汝有癰氣所致 口孽釀成 汝願病

好 速盡婦道 應敬丈夫 每日早晚 向竈君前焚香 叩

首悔過 與汝丈夫叩首 常問柔和 蔣張氏聞說遵行 經

過三日 母子之病痊愈

姑娘不醒人事腿曲難伸

海城西牛莊 富紳李春泉之妻岳氏 生五子三女 其第三女 年十三歲 於大同二年八月初旬患病 醫治無效 至十月初旬 病勢驟增 不醒人事 李君來會請人施救 與之同到李公館 向李君說 時屆多事之秋 正是善士立功積德之日 地方匪患 富家傷財 事所難免 想閣下心中焦灼 躁急之性 一觸即發 夫婦之間 以乾剛強制坤柔 令正夫人之賢淑 里人皆知也 恐夫人心患忙熱之症 而岳氏在旁答曰 刻正患此病 余曰母女氣血相關 故令媛之患心忙 甚至昏迷 不醒人事 必知夫人心忙症也 察童孩患病之根 皆由父母癡氣所致 但世人不察耳

閣下如願令媛好病 由今日起 早晚向佛前焚香爭不是
果能誠意 潔淨心靈 大約七日內 病能奏效 李君夫婦
遵行 將屆五日 李春泉先生 來會報稱 小女已醒人事
今晨用饒兩碗 尚求設法 救濟腿疾 魁曰閣下夫婦
仍照前例洗心 大約七日前後 腿疾即可愈 經過八日
李君遣人 請魁到公館曰 女孩之病未好 答云閣下夫
婦心不誠也 李君說吾女孩患病 盼他速好 何言心不誠
也 魁曰閣下夫婦之性心身三界 如果不漏 令媛之病必
好 天上諸佛無私 心誠者得救 而李君夫婦答曰 這三
漏不易保守 由此日後 李三小姐之病停講矣 迨至本年
臘月底 李春泉之長子妻 患產後風症 醫治無效 李君
來會 請派人往救 遂遣金淑貞 遲效容 同到李公館

說病見效 而李君求金遲二女士 說其三女孩病 金淑貞
等 見李三小姐 好食雀首 魚頭 蝦腦三種 如不與食
哭鬧百端 與其食之 如得珍饈 必言香美絕倫也 金
遲二女士 回會據病情報告 魁遂答曰 該有冥債之累
李君早有口願 擬立女義學校 故示奇特之病 以促其爲
善立學也 次日金遲女士到李宅 以前言相告 而李君聞
說沐手焚香 叩達上蒼 允爲來春照辦 因有此誠意 其
三女好食魚蝦雀頭之癖 立時消滅 而腿疾亦見好大半
此即志誠感佛 施以慈悲也 迨至康德元年三月 李君於
牛莊 遂設立萬國道德會 女義學校 講病社 養病社
並邀王老善人開會 聽衆千餘人 收感化一方之效 而李
三小姐之腿疾 亦全愈矣 惟腿部 現出紅縷三條 如繩

細束之印 顯然釋放 所留之痕也 由此觀之 足證李公
救世之誠 而女得慶生 感應篇有云 禍福無門 惟人自
招 此之謂也

小兒啞叭

岫巖東北八十里 關門山住戶 吳廣泰之妻王氏 生二子

一女 其次子啞叭耳聾 年九歲 請求施救 魁到吳宅

見吳王氏 係木火金性 說話語氣堅硬 遂向該婦曰 因

汝說話不讓人 故汝兒生病 汝願兒子啞叭好 汝當追想

懷次子胎間 向誰說噎嚦子話 要將此事說真 便有救法

吳王氏答曰 想有二兒子時 正當吾家分居之際 與吾

三小叔 說一段生氣話 因他叔叔 太欺壓人 吾亦未肯

讓他 老佛爺如令啞叭兒子好 令吾給他叔叔 叩多少頭

皆可 余曰汝能如此志誠 每日早晚 跪竈君前 焚香叩
頭悔過 向祖先堂前 叩頭悔過 向汝翁姑叩頭 向汝小
叔行禮 想衆人之好處 汝早晚搓手掌三四次 就手熱之
電力 扣汝兒之耳 每次手扣耳 三四十把 待汝兒耳能
聞聲 余先教授他唇音叫媽 次教授他舌音叫爹 而吳王
氏聞說遵行 屆三日 啞叭耳能聞聲 魁與啞叭對面 教
授叫媽 學習叫奶奶 五日啞叭之病痊愈 足證吳王氏
誠意悔過之效驗 天赦王氏口罪 免去其子之災 深願世
人爲母親者 慎戒非禮之言 嚴防上帝懲罰 可免兒女生
災病 則幸矣

嬰兒 嚙生 瘤子

營口縣 北大房身住戶 韓魏氏年三十八歲 該丈夫早故

生一男孩五歲 在嚙子外邊 生二個肉瘤如豆 經醫治

無效 嗣後來營省親到會 請求施救 經金淑貞女士 向

韓魏氏說 汝係木火金性 木性梗直 處事有主意 惟心

不服人 火性作事敏捷 心高愛好 聽逆耳之言難容 金

性言語爽利 好論是非 不輕信人 五行缺土缺水 處事

不能隨方就圓 聞說話語氣堅硬 婦女行男子運 夫君受

尅身弱 不能經理家務 但不知汝夫君 身體強否 汝願

兒子病好 速將心存恨怨之人倒出 而魏氏答曰 吾夫君

早故 生前不能理家 又不能自強 自丈夫逝世後 又恨

小叔 作事不敏 有時常說噎噪子話 吾爲整理家務 孰

料確是犯過 此皆爲余之錯也 金女士說 汝回到娘家

跪在竈君前 叩頭悔過 問柔和 說話認不是 每日早晨

悔過一次 該婦回家遵行 小孩嚙子肉瘤 翌日見消 經
過五日 兒病痊愈 (足證該母親誠意 小孩肉瘤 完全
消散也)

嬰兒患瞶眼疾

營口縣西 五台子住戶 李硯田之妻單氏 生一男五歲

左眼患瞶疾 該母親患心忙症 來會求治 經金淑貞 魯

化民等勸說 汝係木火金性 五行缺土缺水 處事不輕信

人 不能隨方就圓 心高愛好 說話性躁犯上 心存怒恨

煩三毒 汝兒眼睛生瞶疾 汝患心忙心熱症 皆由汝犯怨

恨怒煩之過 生氣說話 犯上所致 又影響於汝兒眼疾

皆緣於有缺孝道之故也 你願病好 速將心存恨怒煩解除

回家向竈君前 焚香叩頭悔過 向翁姑面前叩頭 宜

問柔和 李單氏聞說遵行 每日早晚跪在佛前 焚香悔過
 經過七日 該母子之病痊愈 (此足證信者 悔過得救
 也)

兒童受熱水傷脚

營口縣漁業局 牛科長之夫人 年三十八歲 生二子一女
 其次子十三歲 左脚誤受開水燙傷 醫治未效 哭聲不
 止 牛夫人同子 來會求治 經金淑貞袁殿坤等勸說 汝願
 兒子脚不疼 汝須跪在佛前悔過 追想日前 向誰生氣
 該氏曰 吾日前向夫君生氣 說失言的話 此乃吾之過也
 由今日起 甘願速改前非 孝敬姑母 恭敬丈夫 其言
 至此 小孩脚疼已止 看兒母係木火金性 令問柔和 經
 過三日 小兒脚傷痊愈 (世人須知 母親動性 兒女生災

戒之慎之

嬰兒夜哭不止

營口縣 雙廟子街住戶 吳世昌之兒媳孫氏 年三十二歲

生一男六歲 患夜間好哭症 迭治無效 來會懇求施治

經金淑貞女士 向吳孫氏說 看汝係木火金性 木性處

事梗直 暗不服人 火性心高愛好 金性善辯是非 說話

不稍讓人 對待丈夫 時有犯上之言 王老善人說 爲媳

婦的性如水 意爲根 處事隨方就圓 上善若水 爲而不

爭 汝願小兒夜間不哭 回家跪在竈君前 叩頭悔過 向

夫君叩頭領罪 問有主意 孫氏聞說遵行 當日小兒 晚

間不哭 足證信者得救

女孩頭破血出

營口縣南街 住戶郭玉林 在外經商 日久未歸 該妻許

氏 年三十九歲 生一男一女 其女孩六齡 在院內玩耍

跌傷頭部 流血不止 女孩痛哭 許氏同女孩 來會求

治 經金淑貞講病 謂汝願女孩傷好 止疼不哭 汝將心

中恨怨的人倒出 跪在佛前 叩頭悔過問柔和 說話認不

是 許氏聞說遵行 問性半小時 女孩不哭 經過三日

女孩頭部 破傷亦愈矣 察許氏 係木火金性 因夫君日

久未歸 聞外人傳說 已納小星 茲因心生恨怨 次日女

孩頭破流血 該婦悔過 女孩破處不疼 嗣後夫君回家

始知確無納妾之事也 凡為妻者 徒聽傳說 心恨夫君

故天災及之於女 幸知悔過而傷好 故凡為婦女者 皆應

戒除恨怨惱怒煩 慎防五毒之害也

兒童小腸疝氣

營口河北車站 東村住戶 趙萬金之母 年四十二歲 生

二子 夫君早故 其次子十三歲 自幼患小腸疝氣腹疼

該母患心忙心熱症 迭經醫治無效 來會請求施治、經金

淑貞董書閣等講病 謂汝係木火金性 木性作事梗直 最

不服人 金性言語伶俐 好論是非 話不讓人 火性心高

愛好 最厭逆耳之言 遇之則心內難容 五行缺土 不輕

信人 缺水不能隨方就圓 汝願病好 將心中恨的人倒出

汝問柔和補水 該氏聞說遵行悔過 自述當媳婦時 未

孝翁姑 未敬丈夫 未和妯娌 皆是吾之過 由今日起

甘願痛改前非 日後盡孝 問柔和三日 母子病愈 足

證心誠者好病

女患痘疹

營口縣 顧家胡同住戶 傅醫官字鴻圖 其長女小鳳三歲

患痘疹症 咽喉氣弱 疹在皮內 尚未出齊 醫治無效

後煩人來會 懇求施救 魁遣侯常泰 魯長貞等 同到傅

公館 見該女孩疹症滿身 出氣甚弱 見該母王氏 係木

火金性 顏面色紅 知他恨人 患心忙症 向該母曰 汝

願女孩病好 須將心中所恨之人倒出 跪在佛前 叩首悔

過 問柔和 說話認不是 該婦聞說遵行 謂吾夫君在家

時 生氣長說 欲再娶位姨太太 今已隨軍出發 四個多

月 恐他在外納妾 吾心恨他 不欲渡日 吾患心忙的病

不假 由今之後 吾決不恨他 恨吾自己 不會作媳婦

此吾之過也 甘願痛改前非 問柔和 滿身出汗 該女孩

滿身亦出汗 足證母女 性血關連 當時女孩病好大半
次日女病全愈

女孩患膨脹病

營口縣西五台子住戶 譚紀元之母姜氏 年五十五歲 其
小女名煥春 年十五歲 患頭迷膨脹病 醫治無效 姜氏
同煥春 來會求治 經董書閣 閻素貞等 向姜氏曰 汝
願女孩病好 須將汝心中 所藏恨怨之人倒出 汝女孩病
必好 汝係木火金性 五行缺土缺水 宜問柔和補水 說
話認不是 回家向竈君叩頭悔過 該婦聞說遵行 母女皆
問柔和 經四日病愈

女孩冷瘡

海城北 騰鰲堡街 東勝雲之財東 王錫三之妻李氏 生

小女十歲 在左腿根裡面 患冷瘡堅硬 俗名陰瘡 醫治無效 請閻張化民 到王宅施治 看該母李氏 係木火金性 既知該婦 言語素不讓人 向該婦曰 汝願女孩腿疾好 將汝心中 裝的恨煩怒之人 倒出 跪在竈君前焚香 叩頭悔過 向婆母叩頭領過 問柔和 而李氏遵行 問柔和三日 女孩病愈

小孩誤入飯鍋燙死

營口縣 東艷芳里住戶 興補忱之長兒媳吳氏 年二十七歲 患癲狂病 醫藥罔效 來會懇求施治 經金淑貞勸說 看汝明禮之人 因事未遂意 故患此症 汝欲病好 將心中裝的恨怒之人 倒出 比食靈芝草收效還速 據興吳氏言及 吾翁父娶二位婆母 吾心中暗恨 夫君亦暗恨他

嗣後將吾心愛的小兒子 誤落飯鍋裡燙死 恨婆母不能照

顧 初覺心忙心熱 後至癲狂 今蒙指訓 心中稍覺明白

金淑貞婉言又勸說 令問柔和 一二日之後告爲媳婦之道

該婦遵行病愈 (警告爲婦人者 心中恨人戒之慎之)

母親恨人殃及女病

營口縣 厚發和南棧 住戶林子彬之妻曹氏 年三十八歲

生一子三女 第三女孩三歲 初患嘔吐病 及週身疼痛

精神不振 甚至不懂人事 百治無效 煩人來會 懇求施

救 當遣金淑貞 侯成久 同至林宅 見女孩臥在牀上

早已不醒人事 看該母曹氏 係木火金性 詢問該女得病

經過 該母叙述前情 金侯女士答曰 小孩患病 根在母

心 汝之心覺忙熱否 曹氏答云 確患此病 金女士曰

汝願女孩病好 速將心藏恨怒之陰氣倒出 看汝五行缺土

缺水 應問信實 曹氏聞說遵行 跪在竈君佛前悔過 今

後不恨怒婆母夫君 誓改前非 虔問信實見汗 小孩病愈

嬰孩大便處生瘤子

營口西五台子 陳福順之孫媳張氏 年二十二歲 該氏言

語犯上不孝 生男孩二歲 在大便處 生一肉瘤子 醫治

無效 每逢大便 小孩叫苦非常 該母張氏 亦患同樣病

症 來院懇求施救 魁設詞勸說 人非聖賢 誰能無過

然為媳婦者 皆應孝敬長上 恭敬夫君 性如水 意為根

此為本分也 汝係木火金性 遇事言語不能讓人 實有

犯上 如願小孩病好 回家沐手焚香 跪在竈君佛前叩首

向祖先堂前叩首 向你祖父祖母面前 叩首悔過 速改前

非 向你丈夫面前 叩頭領罪 該婦聞說遵行 令問柔和
三日 母子之病痊愈 (足證人能悔過 而萬病皆消矣)

小孩痛症

海城縣北 大河沿村住戶 閻曉東之妻周氏 年二十五歲
生一女五歲 該氏領女孩往紅崕子 娘家周姓串門 時
當冬季 小孩失足滑倒 跌傷右足 請接骨者醫治 浮腫
雖消 而踝骨處 流膿不止 日久變為痛症 據西醫言及
骨衣破裂 不能治矣 然女孩之祖母 閻張化民 善用
手術按摩工夫 經過三年無效 及民國十七年春 周姓婦
患肝氣不舒症 自來閻宅求說 閻張化民 因親戚關念
留住本宅 講說秋季 當婦人之道 理 上有翁姑 應盡孝
道 下有子媳 應行訓慈 中助丈夫成德 所有財物 皆

係世界東西 不過前人經理 交給後人接收 倘或視財如命 必受物累 日久必病 勸汝將心內怒煩倒出 想他人好處 汝係木火土性 應問柔和補水 問性三日病愈 告辭回里 過二日後 該女閨周氏 惦念母親 寢食不安 遂步至母家 察大河沿至紅崖子距二十里 往返四十里 毫不爲苦 憑此一念之誠 其女孩踝骨痛症 一宿痊愈矣 眞是孝誠感神 誠可格天之鐵證也

小兒右手腫痛

海城縣北 大河沿村住戶 李福廷者 妻劉氏年三十九歲 生二女三子 惟第三子 乳名福兒年七歲 睡至半夜 狂號不止 兒之父母驚覺 秉燭見兒右手高腫 據小兒哭訴 筋骨暴疼 勢如刀割 急請善接骨者 用手術法 摩

治無效 敷藥亦不減痛 後到閻宅 懇求施救 閻張化民
曰 汝兒手痛 非傷筋折骨之症 汝爲母親者 與誰口角
迅速實訴 汝子手可不痛 該氏言前日與妯娌 因小事
而爭論 閻張化民曰 汝願小孩手好 汝回家領罪 向竈
君佛焚香叩頭 悔過速改前非 劉氏聞說遵行 兒童手痛
痊愈 (足證神佛之救苦 施與悔過之人 以正其心)

串骨癩症

海城縣北 大河沿村住戶 閻德厚之妻李氏 年二十五歲
初在後背生一寒包 延外科醫生診病 言明五拾元包治
求魁担保治費 余當允諾 令醫生找保 寫管保治好字
據爲證 因無人與醫生担保 遂作罷論矣 余勸閻李氏
謂爲媳婦 應效性如水意爲根 上孝翁姑 恭敬丈夫 和

陸妯娌 令問柔和 每日爭不是 想全家人好處 該婦遵

行病愈 嗣後在右胳膊窩生癩 乳頭生瘡 經治三載無效

於康德元年五月間 來營口分會懇求施救 魁當允諾住

社 代納伙食費 勸其悔過 令問柔和 奈該婦信心不堅

私買藥治 乳頭腫大如小斗 經余查知 令其回家 奈

閻李氏懇求救命 並訴由今之後 誓改前非 誠意盡孝

跪在佛前悔過 余恕該婦無知 仍在社中住宿 時常勸說

令問柔和 經過十個月之久病愈 總之病人 心志不堅

遲延如是 果能堅志盡孝 則病必早痊愈矣

產難危險

岫巖縣東北 距城八十里 西山下村住戶 吳國泰之妻王

氏 年二十四歲 臨產以前 請保母三位 見孕婦叫苦一

晝夜 皆無善法 後煩人請求施救 魁同來人到吳宅 見
闔家人等 驚慌異常 余當向大眾勸曰 注意鎮定 勸產
婦說 第一心若鎮靜 決無危險 勸說人非聖賢 誰能無
過 汝欲脫產難 須將汝日前 向誰說生氣話 誠心認錯
日後誠意盡孝 誓改前非 必能平安無恙 該婦聞說
遵行曰 前半月間 因我女孩 與他伯母女孩打仗 吾罵
我女孩 他伯母接說吾罵他 吾婆母阻攔吾未聽 吾丈夫
罵我 吾亦罵他 這全是吾的大罪 懇求老佛爺救命 從
今以後 甘願盡孝 吾與翁姑叩頭 與嫂嫂夫君叩頭 當
即平安 余遂告辭 該家長挽留 讓到別屋待之 大約未
過一小時 而小孩降生矣 足證產難 皆是婦人不孝 口
過之罪也

母心恨人殃及子儂

孫吳氏 蓋平縣人 年五十五歲 患痰喘症 業已二十餘

年矣 醫治無效 特來營口道德會 請求按性理療病法治

之 據稱於二十三歲時 嫁與遠村孫姓 做填房續弦之妻

室 當結婚之日 瞥見夫君 面貌奇黑 性情粗莽 二日

淨癯似鬼子之睛 兩手皮厚如熊羆之掌 毫無新郎氣象

自思奴本春杏夭桃之女 嫁與秋草霜榆之夫 一生樂意

由此殆矣 竊恨受媒人誑騙 害我一生 又恨父母 對於

吾之終身大事 何乃輕忽如是之甚耶 日夜焦思 鬱積於

胸 加之飲食括氣 病漸生矣 次年生子 彌月中抽瘋

延醫針刺 幸未致死 待至成年 兒性已成憨儂之廢人矣

後又連生第二子及第三子 今已次第成室 個個浮蕩

不務生業、而三房媳婦、皆不聽訓、不理家事、吾山丈夫
死後、凡內外是事、皆歸吾一身獨任、操心勞力、恨怒交
加、五內受傷、而痰喘之病、日漸加重、今已二十餘年、
諒難救治、果能治好、吾實感激之至矣、經本會講病員
金淑貞女士勸之曰、察汝之年歲、正屆冬季、凡事應在收
斂之期、每日把持家務、曉曉不休、不但自己勞神、且惹
晚人之煩厭、況且兒孫自有兒孫福、何與兒孫作馬牛、看
汝之性、係木火金性、五行缺土缺水、不能養肝潤肺、每
日三次、虔誠問信實補土、自然脾壯、肺能生津、無不立
愈、孫吳氏遵而行之、不逾一星期、而二十餘年痰喘之宿
疾、倏然而愈矣、足證爲母者、心存怨恨、殃及子女、其
害大矣、豈不悲夫、

冥府被告還陽自述

黑龍江省界 萬國道德會克山縣分會 該會員趙春發 年
七十一歲 夫婦二人 以賣菜爲業 因聽講明道 將財產
交會 皆作立業基金 於甲戌年 七月初九日 趙春發因
病 遷居會內 聽講二十餘日病愈 夫婦撮影 後屆臘月
趙某又病 面託會務主任劉介三 代買好壽材一口 死
後散孝扎紙活 念經等事 而主任允許 勸其寬心善養
趙春發囑畢病故 劉介三據情 向會長宋執中聲明 請示
辦法 會長命買好材一口 扎車馬人 僱鼓樂送三發引
除辦喪事化費 餘款盡與趙某作善 介三遵行 至年底回
家度歲 晚間就寢 次晨正月初一日 家人請用早餐 見
介三未語 近前又問 不懂人事 謹存微細之氣 當懇冥

差過陰尋查 經過兩晝夜 喚劉介三始醒 自說好渴
家人進水飲用 後到分會自述 前聞門外人言 啓門探視
四位差役近前 言及傳吾過堂 到江省衙署 長官坐堂
問事 兩邊署員站立 見枷鎖罪犯甚多 而趙春發跪訴
所積大洋壹千餘元 自房三間 盡作立業基金 因病面託
劉介三代買好材一口 布疋散孝 請僧道念經等情 未
想病故之後 劉介三面從心違 留錢肥己 懇請嚴懲
聞長官教劉介三質訓 吾跪訴小民 謹遵宋會長面諭 買
好材一口 扎車馬人 僱鼓樂送三發引 餘款代趙春發作
善 決未巧取分文 有良心可對神明 倘或不信 將我心
刨出看看 聞長官曰 早有暗查報告 劉介三辦會無私
起來聽判無罪 趙春發夫婦 賣菜謀生 故犯重入輕出

使水之罪 律當懲治 查爾財產助善 算辦一輩子道德會

前罪應免 爾妻尙有七日陽壽 命應善終 來生皆轉福

地 命差役 將趙春發劉介三送歸原籍 交地方官完案

吾等同到克山縣衙署 差役將公文送繳 見官長陞堂曰

命差役送介三還陽辦善 而趙春發跪下叩頭 懇請嚴懲介

三之罪 官長用善言開解 奈趙春發攪展抗斷 官長發怒

令杖二十 見差役執刑 介三倒在趙春發身上 懇求寬

恕 已受三板 長官曰停杖 命將介三扶起道歉 十分恭

敬 蒙長官優待 已無還陽之念 時冥差找到衙署 牽介

三回里 幸得復生 其趙春發之妻聞說 不久善終 將積

存現大洋二百十七元 交會辦善 時有鹽倉王廠長 同地

方紳商 驗介三腿有紫色 視乎板傷 而後七日 趙春發

之妻善終 足證冥府無私 作惡者受罪 爲善者獲福 因
此克山縣 善風大開 以上張監理雅軒先生 視查所陳之
概況也